

易經證釋

下
第

八

冊 經

易經證釋 下經第八册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漸卦

歸妹

豐卦

總釋象例

一

三三

六四

釋象

四

三九

六八

釋象辭

八

四一

七〇

釋象辭

二

四三

七五

釋爻辭

一五

四六

七九

疏述

六一

之健。內貞外健。相需以進。進而不驟。退而不疾。從容中道。剛柔得益。柔以從剛。男女交翕。女待男行。歸其家室。故漸者。人道也。有同于咸。咸以兌在艮上。爲男下女。漸以巽在艮上。爲女待男。此同巽之間。見夫妻之義。家室之和。夫妻平等。而有先後。初則男下女。明爲妙續。重孝亨也。繼則女從男。明爲家道。敦人倫也。剛以下柔。爲男之志。陰以順陽。爲女之箴。不相爭先。則永无詬誶之聲。各循其道。則終得唱隨之樂。故易教咸發其端。漸昭其成。漸而曰女歸者。言女之嫁。不得苟也。六禮既具。兩姓克諧。夫婦之分始明。家庭之本以立。故漸取女歸爲象。而重在巽以止。巽則皆順。止則有守。順守之義。各正其所以良。

止之重于一也。止于一爲正。正其身而後止人。正其家而後止國。天下皆順。就于正之道。以得中位。不戾其德。字中行。不徧于情。中爻者。人道。而人道實首于夫妻。止位者。家道。而家道實始于嫁娶。此家人卦。以內外正位。爲其大用也。家人亦以巽在外。內文明而外柔順。家之本也。夫妻之間。不得悖焉。順于外。則言无尤。止于內。則思无邪。故女子以從一而終。言不出閫。行不失節。示有限也。限者。良也。止于其倫。則夫夫婦婦相敬相愛。相親和睦。永无間言。故傳曰。漸女歸待男行。明必有先也。有所尊也。此敬愛之本。親睦之基。發乎情。止乎禮。毋相越也。故男女之間。必以漸而後識。夫婦之道。必由漸而後成。未有

一言而相愛悅者。亦未有一見而爲伉儷者。求之愈亟。則愈遠之思之愈深。則愈淡之何哉。百年之好。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視彼桑中濮上。偶而相狎。秦樓楚館。片時交歡。易合易離。時恩時怨。此淫亂之行。輕薄之情。可語于夫婦之道。家室之倫哉。故民之風俗。必先慎于男女之防。國之紀綱。必先建于夫婦之禮。非可苟也。故以漸稱。由此以推。人道有本。則事事皆有所循。家道不差。則人人皆適其性。故齊家之效。足平天下。而婚禮之嚴。足稱大典。易于家人。漸特以正位。示其旨焉。正卽貞德。貞卽女德。坤以承乾。男以率女。漸之義也。艮四陰二陽。變漸則陰陽得平。卽此微義。可見其精。離明坎陷。相互于中行。既濟中爻。乃得其協和之情。正于內外。和其剛柔。風行草偃。天下從之。山崇德昭。萬民瞻之。與歸妹爲往來。尤見其重在嫁娶。本艮止以守其位。特明女子之從一也。故漸字從水。而斬字雖諧聲。兼取決斷不易之義。爲順水以推衍。則无所底。惟斬斷其反覆。方立其防。此卽抑情復性。明德遏欲之道。水波叠興。情欲之无定。斬斷其害。性命之復正。此漸字之義。爲卦名所本也。

宗主疏述

艮卦已終。其次爲漸。是由艮之止。而有漸行之機。本艮之退。而思漸進之志。漸者徐徐而前。如水之漸。俗語所謂慢慢的。不急不促。

而志在進行也。然以天道言，有退必有進，有止必有行，原成因果，不得獨存。如一歲然，有春夏之繁榮，即有秋冬之枯寂。有朝午之明朗，即有夜中之暗昧。皆相周旋而成名象。故暑曰夏，寒曰冬，明曰朝，暗曰夕。此以象稱名，而相對舉者也。不過數有定紀，行有定程，不得越次，不可躐等。則所尚者漸也。如由春之溫，始及夏暑，由秋之涼，始達冬寒，非頃刻即見者。一日一夜，必經十二時。由旦至日中，由晚至夜半，皆漸漸更換，以達于所期，則漸之道也。若非以漸，是將群相駭怪，而不能明其道數。如夏月而忽見冰霜，日中而忽臻黑暗，謂之天變，容或有之。揆乎道數，不可得也。故天道無時。

不變。變必以漸。為其行無時或停。停則為災。如人之息，一一相續。則生命不傾。若偶不續，即死。漸之為用，亦如息焉。息息相關。生命漸長，而不見其變。不知變在呼吸間。一吸一呼，新陳代謝。是以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此刻之生，已非未來之生。生死循環，無時休歇。由幼而少，由壯而衰，皆從漸中變化。不漸則為誕妄，則為妖魔。蓋今日少年，明朝老邁。此時精壯，頃刻衰頹。謂之病態，可也。視為故常，不可也。以其來也遽驟，變也離奇，不孚于漸之例耳。人生如是，物情亦然。漸進漸退，漸新漸陳，漸壯漸老，漸死漸生，莫不有其道數也。此漸者，道數自然，舉不能越，變化恆態，毫不可違。故有

物則有變。有變則有漸。未有一成不變者。未有變而不出以漸者。良震之間。變之至也。而繼之者。則爲漸焉。以良之半退。爲其基。推震之情。易巽于上。巽行良止。相與同功。于是漸義以昭。漸用以顯。此風山之合。而名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宣聖講義

此漸卦彖辭也。漸以巽良合。與蠱同體。而易其上下。山風蠱象物事之庶繁。爲生化之變進。而風山漸象行止之前進。爲利害之推遷。二者大同。故皆取男女交接。剛柔升沉爲喻。蠱以事重。而名蠱者以多。

變而易惑也。漸以進稱。而名漸者。以有進必有退也。蓋漸巽主于外。巽爲木爲風。木則易生。風則善變。生爲天地之德。變爲天地之功。德取其恆久而一。功取其推衍而通。不一則紛。不通則塞。良止于內。以厚其德。良退于下。以求其功。愈止則德愈明。愈退則功愈大。爲其本固而體全。基宏而用廣也。如栽木者。必期其發育成大材。生成爲大器。故培之必厚。灌之必勤。保護必周。防閑必審。皆體止于一之義。爲善其本之行也。人之生也。亦如木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天道敏生。地道敏樹。故漸者地道也。法乎坤。志于柔。期其厚載。底于安貞。則可以進。可以退。可以止。可以行。无不利也。而彖辭則以女歸喻焉。女者

坤道所成。人道之母。先有女而後有男。未有无母而生子者。此漸爲人道之本。人生之終始也。艮爲人之終始。言其道也。漸爲生之終始。言其功也。道包一切。故艮得其全。功限一時。故漸有其半。漸以艮在下。雖與蠱同分一半之位。而漸則得其本。蠱則得其用。本大而用有限也。故漸者女爲先。蠱者子爲重。幹父幹母。裕父母者。人子之事。非女子之行。卽有女子亦變例也。漸則以女爲主。女生于母家。非其地也。必歸于夫家。方克主其政。以男女內外各有司也。男主于外。不問家政。女主于內。乃孚家道。此天地大義。人生大綱。不得越也。在卦內艮原少男。何反以女主。此後天與先天異也。後天艮代坤。少男易爲

大母。故秉坤道行。非復少男之位。而艮非坤也。故稱女不稱母。以母之稱。必在女歸之後。女嫁而有子。始得行母之道。達坤之德。故曰女歸吉。言女子歸于男爲吉也。歸字與婦字近似。女歸卽爲人作婦之意。女變爲婦。婦有所歸。故曰歸。猶歸宿也。詩曰。于歸。歸于其夫。卽返于其家。女以男爲家。是在母家猶客也。客者寄居之謂。旣歸其家。以客爲主。是以女子稱嫁曰歸。猶人之作客。而還鄉也。有所歸宿。獲其安居。自占其吉。而有孚于乾坤利貞之德。利貞爲坤本德。而在乾釋曰性情。漸本坤以行。坤先安貞。厚載无疆。以貞爲利者也。漸之所法。卽在于此。艮代坤。而巽代母。同屬母之前身。故猶母也。是以得坤之

全德而秉乾之平。性情之正也。

漸以女歸爲喻者。不獨本坤大母之德爲人生之原。而就漸義言。亦以女之于歸。有孚于漸者。道則上古聘嫁。率由情感。男女悅慕。卽爲夫妻。此洪荒之時。禮文未備。人生一切。惟情所趨。今蠻苗之民。尙有遵古風習者。所始不慎。厥終難全。苟合于初。此離于後。爲人道所苦。更何語于家道之齊。是以中古聖人創立禮教。制其情欲。定諸儀節。重男女之防。明夫婦之義。必慎于始。乃克有終。必抑其情。乃適其性。故遵乾坤之道。發于利貞之德。定人道之本。明家道之基。于是婚娶有時。媒妁有約。六禮以具。兩姓始諧。夫妻无苟合之虞。男女得唱隨。

之樂。此所以有取于漸也。漸以從事。則有審慎之時。漸以成禮。則无草率之弊。人倫首于夫婦。人道本于生育。則鄭重其儀。安詳其行。有不合于禮者。不得爲夫婦焉。有未合于道者。不得稱爲家屬焉。故夫婦必本于利貞。而娶婦必求于情性。利貞之德。情性之和。人道不得矯情。則男女愛悅爲生生不已之利。人生不得違性。則夫妻和睦爲從一不二之貞。此利貞之德。必自女歸始。而性情之和。必由家道明。故漸尙矣。漸則利貞得其正大之功。性情止于光明之境。正大則无弊害。光明則可典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皆推本易家人。

之道成與漸之義。而明君子之所重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爲將以立人生之根。推化育之用。必先納于正。齊于一。順以致之。天下循以垂諸後昆也。故皆不外于漸。漸者水之漬物。由近而遠。由淺而深。涵濡以潤之。沾染以浸之。不向夫急進。而進無疆。不志于速行。而行尤限。此所以名漸。謂必先有剛。斬斷其情欲。方可以柔。渲化其功用。是以剛內而柔外也。艮止不移。則守于一而不失。此貞之至也。巽行以順。則推之遠久而無阻。此利之至也。貞利兩至。行止兼善。內外同和。進退皆宜。故漸者進也。而有退行也。而先止。女之于歸。亦進亦退。且行且止。是艮之體。巽之用。剛之性。柔之情。貞爲內。利爲外。進行以

順于正。退止以歸于一。舉不失也。故卦內外正位。中行以協之。剛柔得中。上下以應之。有守有爲。可大可久。合咸恆之道。兼巽艮之行。此在易教。爲與歸妹往來。見其終始。承震艮趨止。底于中和也。女歸人之大事。大事既洽。其他可知。是以推之一切。无不利也。用之諸事。皆有功也。致之于人。可以正國。天下也。返之于躬。可以齊家修身也。漸之用。亦大矣哉。

彖曰漸。漸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正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原本漸下爲之字。其位上脫正字。宜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原文有誤。漸下二字係漸字之誤。其位上脫正字宜改正之。此雖釋彖辭。有韻語者。係與文言混。亦如損益二卦。白進得位下。皆屬文言。原釋彖辭有脫。故後人以所存文言補之。雖非一文。而足以申釋彖辭之義。姑仍具舊。不過有韻之文。非釋彖辭。讀者知之可也。漸之爲義。乃漸進也。明漸有進取之志。而无欲速之心。雖進而不疾。故曰漸。釋曰漸進。可見其行必緩。其動有功。其用可大。其道本乎中庸。爲良先知止。巽以順行。止而順行。是不疾不徐者也。故曰漸。漸進也。若從良止。則无以見其進。若非良止。則无以明其漸。良爲本而在內。巽爲用而在外。巽風行而善變。進而可退。應于良止。

則行以緩。進以漸。此卦名漸之由來。言如水之漫衍也。既以漸進。重則行所類者。以女歸其夫爲近。爲嫁女必出于漸也。良男巽女。女長男少。少應從長。而女宜順男。是兩者間。相戀相讓。而不相爭。相親相愛。而不相悖。良陽升于上。巽陰降于下。則兩情洽矣。男以下于女。婦以從其夫。則二姓合矣。此所以占吉也。人曰男女。物曰雌雄。道曰陰陽。德曰剛柔。一也。女歸之吉。則凡柔順剛。陰從陽者。亦皆吉也。人道始于夫婦。則凡有配偶。有匹敵。或事或物。皆可以夫婦之道例之。夫婦求其和而久。必先以正。一切事物亦然。有功有成。可大可久者。必和必正。則在得中。中和之道。无一立本于正而已。故良止而巽順之。

一于正。正則中。中則和。和則大。大則久。艮止而不二。巽動而不窮。不
二則守其位。不窮則廣其德。位正則天下宗之。德廣則天下順之。此
漸之用。由修齊而達于治平矣。故名其進爲正。謂有爲也。有成也。可
垂諸久遠也。可推之無量也。其道以漸。則克致之。世未有大功大業
不由漸以成以達者。偶然動作。匆遽經營。小利尙不易期。況大利乎。
漸之利。大利也。本乾而用坤。以終而作始。故利以貞顯。貞者四德之
末。坤之至德曰安貞。乾之至德曰美利。利貞者。出于性。達于情。尤不
宜也。故漸之用。不獨女歸吉已也。

以卦象言。艮一陽在三爻。進而得九五正位。以宏乾之德。此剛進而

得位。則所往必有功。九三九五同功異位。三多凶。五多功。今九三進
得九五正位。是以釋爲往有功也。有功則不獨免于凶矣。又六二在
內坤之正位。上應九五乾之正位。剛柔皆止。而自下上行。故爲進以
正言。如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皆正。則可以正邦。卽
正己以正衆。上位正則邦國无不正。與家人卦正同。推其功用。則治
平之效。豈僅正一人之位已哉。正字從一。止。止位止于一。天下无不
一。書所謂一人定國。卽正邦也。而內外皆止。固爲家道之齊。若就全
體言。則所謂正位者。當以九五爲重。以六二猶承順九五之德。妻臣
之道。不得獨專。故曰正其位。剛得中也。言九五得正中之位。足以君

臨天下。撫綏萬方。爲下民所望也。又以九五言。固剛得中位。以九三言。亦剛得中爻。皆剛得中也。九三六四。孚于既濟。水火交濟。人道之綱。如人家室。夫妻和睦。家道之本。此中爻九三六四。六爲人道所尚。則目下言之也。下爲衆民。上爲君主。各得其中。則各有其位。各守其分。則各昭其德。此九三爲下位之得中。九五爲上位之得正。兩爻皆剛。故曰剛得中也。然以政治言。自重在九五。此文有進以正。可正邦之語。則指由九三進于九五也。九三在下卦。不可語于正邦。九五位正德明。時用以顯卦。用以大。故稱得正位。以見漸之可進也。漸艮之異。卽在於是。艮雖知止。而不得正位。故不重進。漸之上卦。以巽易

之。乃得正位。故以進稱。而艮在內。行必以漸。進不可疾而已。內止而外巽。止于下而動于上。有其中者。形諸外。固其本者。榮其枝。厚其體者。大其用。是艮巽之合。內止而外有以順之。故動而不窮。進而不害。此行之本在止。動之本在靜也。老氏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漸之大用。亦以得艮爲本根。乃克遂巽之風行无阻也。全卦大義。皆繫于一漸字。而其大用。則根諸一正字。合之卽漸進。以得其正。是以有功有成。修己而正邦。得中得和。推己以育物。此漸之進。雖不疾。其進也遠。行雖若迂。其行也安。正如女之于歸。有其禮儀。明其情性。則兩姓之好。百年之樂。豈有限哉。益進以漸。而行以正也。柔于外而剛得中也。

止于己而順于人也。貞于守而利于行也。是以往有功也。動不窮也。漸進之義。庶可以劑。艮止于平衡矣。女歸之吉。可以致天下于文明矣。利貞之德。可以匹乾坤之生成矣。剛柔中正之行。可達博厚高明。以悠久无限也。細讀此文。則漸之大用。无不明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宣聖講義

此漸卦全體象辭。明人道也。漸上巽下艮。爲風山漸。兩象辭稱山上。有木。不曰風上于山。或木下有山者。一則明漸之用。以艮重。艮在內。如木之本也。一則陰後于陽。艮陽也。巽以柔順從艮也。故先山而後

木。不曰風者。風无根。木有本。其下有山。則木之象。不似家人卦稱風自火出。而以風爲先也。蓋巽離皆陰卦。巽長離次。火之與木。性成燃燒之象。如火風鼎是也。鼎以燃燒爲用。故稱木。家人以合化爲用。故稱風。此象之隨其用而異也。漸以漸進爲用。則以木生于山爲象之合。若曰風自山出。則戾于漸進之義。是以曰山上有木。明木之生自山。正得其地。山无林木者。失山之用。則木與山有不可離之情。此漸以山上有木。得成其進。而致其功也。又漸彖辭。以女歸男爲喻。則先巽而後艮。然既曰歸。仍重在男。言女有所歸。正如木之有所附著也。木不得離土。以生以長。則必附著于山。山者土之積。丘陵岡阜。峰巒

坡峽皆山之屬。即皆土也。土以地爲總名。而山又其突出者。地以厚爲至德。而山即其最厚者。故山生木。代地之道。而艮爲土。代坤之德。坤艮易位。山地相依。此艮爲漸所重。而在下也。凡易象辭。皆以用著其義。或先或後。已分辨其主從之位。貴賤之等。如木與山。不過其一部。山之所有者衆矣。木固賅一切植物。巽又柔木也。稱木已兼草苔之類。而尚不能盡山之富蓄物之動者。不動者。地面者。地中者。皆附于山。即山之所有。今不及其他。獨以木稱。固由巽之象。實即漸之道。以漸之用。惟木之生。近似之。若易以風。則不類矣。風者氣之動。无根无源。或徐或疾。時至時止。或向或背。无一定也。則不得以漸名。故

不曰風而曰木。明巽在艮上。惟木爲其象也。然巽固可象風。在卦用言。不得忘其有風之用。在卦象言。則必限其如木之生。此讀者所當知也。君子以居一句。言君子因漸之道。求進而不疾。志行而不躁。則重在安居。居亦止也。住曰居。坐亦曰居。而平居。閒居。燕居。皆指安居于家。靜止不動之時。人之生也。衣食居處。皆不可缺。故居住爲生活之一。漸之用。宜于人之居。即能安其地。守其分。保其身之謂。居而不危。則行亦无害。居雖不必求安。而必能自安其心。君子之居。亦如是。漸進以達其道。安居以善其身。此安其心也。爲順艮止以止。則如鳥之止于其枝。獸之止于其穴。无憂无患。何伎何求。故曰君子以居。自

其素位言也。素位者，居富貴則富貴之，居貧賤則貧賤之，无所移也。則无動于心，无所貪也。則无役于物。此非圖居之安，乃圖心之安。非志居之適，乃志道之適而已。心安則无所危，道適則各得其正。皆良止之義，而巽以順之，故漸漸而毋躁，徐徐而毋疾，疾與躁人之欲物之誘情之移，而在卦爲震，艮與震反，故亟避之。此居非徒樂于安閒，貪于迨逸者。居固爲重，仍有所行，則賢德善俗尙焉。賢德者，曰明明德，善俗者，親親而新民。即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推之于外，則爲善俗，育之于躬，則爲賢德。此賢字如論語賢賢上一賢字之義，亦即君子親其親，賢其賢之意。親親賢賢，則天下无不賢，无不親，善俗亦即善。

善好惡之心發于外，屈伸之道見于行，黜陟之情致于事，進退之節加于人。此皆推己及人者也。故仁者仁其邦，義者義其里，皆化之也。德不至者，化不行。明明德者，終達于治平。此由君子之居始，換言之，即大學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次第工夫，一以貫之，非有二也。窮則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此君子之行，而非君子之心。君子无一時違仁，則无一時忘善天下。故賢德善俗，君子自居，即存心焉，而必以漸致之，心无不善，方能善人，己无不仁，方能仁民。故自弟子，即有人孝出弟，愛衆親仁之志。此古聖賢傳著之教，不敢廢也。而非貪于近功，圖其速效者，故必自漸進，漸而後成其德，達其道。

不漸則格致誠正尚不得何望于修齊治平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曲者漸之方也委曲以進即安徐其行賢德非一朝之功善俗豈片時所得故君子本于漸而發于平居居其身即居其心居以養其體即居以育其德與善此止于至善必先知止止于內而推之外即子良在內巽在外之用爲巽風行善變變其俗則變于道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巽之爲象正合風與草所謂順也風行草偃順之至矣未有草不隨風以偃者其柔使然柔則善順從巽以柔而順于良則可以居可以賢德可以善俗俗亦如風故曰風俗君子之風无不同化此移風易俗必賴君子若小人則旦胥爲惡矣故不曰

易俗而曰善俗猶大學之止必先以至善也止而未善是反爲害化民成俗而未善亦反致亂皆乖于漸之道以漸上下正位而剛得中其所施无不正所成无不中中正之行善之本也故往有功行有成君子以成德爲行正在漸中見之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漸以木生于山寓樹育之義推之樹人則善俗之功象與辭固无一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宣聖講義

此漸初六爻辭也初六在下爲艮之初爻與巽之六四應皆柔爻成鴻鳥之象以中有九三上有上九九五三陽與二陰排列成抑昂高

下之形。如鴻之飛而下。故全卦皆以鴻漸爲喻。非果有鴻其象似也。以巽艮兩卦皆陽在陰上。陽在上者宜于降。平升而降。故如鳥飛。升至極高而下落。則惟鴻雁似之。以鴻雁之行。非獨飛獨落。必連其類。而參差或前或後。若字然。故曰雁字。漸卦兩陽在前。一陽在後。亦如雁字。故稱鴻漸。鴻又雁之大者。飛亦最高。其落于地也。次第而下。呼嘯而集。亦不疾不躁。故字于漸之行。初六卦之最下者。地之最窪。而鴻漸集焉。則爲水邊之岸。干者岸也。亦兼指水旁木石之屬。爲出于水面者。故曰干。猶乾也。俗稱躁曰乾。與濕對。亦如陸與水對。天十十皆乾也。以其合地支言。十爲陽。支爲陰。故乾卦卽包有十字之義。而

天十或作天幹。幹干一也。皆高出之象。如木之幹。竹之竿。推之如水之岸。亦是此意。以其非水而近水。似窪而略高。故名干。鴻本水鳥。初集于干。見其近易也。无飛走之勞。得安棲之所。于人事有類于小子。而瀕于危。以小子嬉于水側。近于窪地。自不免于危。故曰厲。亦與乾九三之厲義同。而以漸之行不求疾。事方漸進。則雖厲而能曰戒。自飭如以長者之訓。師友之誠。則免于咎。故曰有言无咎。有良言勸勉。規諷之也。小子者。非大人之象。童穉之行。卽爲成人。其行幼穉。亦小子也。以柔在下。當坤履霜之時。自不宜于求進。況進非其地。志又非正大光明。有如童穉嬉遊。不顧其危害。則其有咎可知。徒以聞父師

易經卷之四
之言規誠之語。而知其厲。乃得免耳。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初六之漸進。爲幼稚之行。其情非壯偉。故以小子爲喻。小子知不如其人行。亦多忽。則其有危。自无可咎。言應得之咎。无他咎也。然以辭稱有言无咎。則在小子。固義无可咎。而有父師。則以得良言之誠。乃免于咎。此原兼見之義。釋文就小子言。故曰義无咎。明小子之行爲不當。亦即示初六之漸進爲不宜。以初六本良止之時。當卑下之位。原不能進。而小子則不顧也。乃涉于危。此小子

之厲。實爻位所爲。非全卦之用。全卦之于初六。亦如父師之于小子。果有訓誡之言。自免小子之咎。是在漸進者。得其良師益友。賢父兄也。蓋卦以艮爲少男。小子之象。且在下。尤爲无知之小子。觀于鴻雁之漸。而圖水濱之嬉。則其爲危。不言可喻。知危而自勵自礪。則亦可免咎。此君子貴在知過能改。故乃以无咎占。上爲巽。年長于艮。有如賢父兄師友。而有言。亦由艮之對兌。兌爲說言。或以有言爲爭執。乃兼見之義。以兌主口舌也。但訓誡亦寓有爭辯之意。以不許其行。不順其所爲。既與小子之見相齟齬。則不免有辨正之言。艮止爲下卦之所先。苟乖此旨。則非漸進之道所許。而小子慕于鴻漸。求其飛騰。

恰忤艮止之道。且戾時位之情。故以厲稱。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官聖講義

此漸六二爻辭也。六二內卦中爻。坤之正位。艮出坤而得乎乾。九三在上。與六二成交協之用。而上應九五。爲乾正位。亦全體之主爻。內外兼孚。上下同止。此漸卦之大用所在。恰如家人也。而六二爲中互之始。火水未濟之象。原難協和于外。却以進于九三。得六四相交。反成既濟之用。是以六二雖不足大用。尙克調其生成。致于發育。如人之生。飲食和樂。不失其道。則安于其分。適于所生。乃人道之大者。人

以食爲天。飲食充裕。則生可全。人以家室和樂爲福利。諧和悅澤。欣然以起居。休休焉以作息。則有生之樂。有業可成。此民生大原。爲聖治大本。正如帝堯時擊壤之歌。不知帝力。勤勞作息。順夫天性。飢餐渴飲。達夫人情。則誠上世之民。无思无慮之象。此所以稱爲正道。孚于吉祥也。六二之漸。乃類于是。因行進之漸。由干而磐。由險而安。鴻雁固然。人生亦不相悖。初六之鴻漸于干。爲水之岸。其地近水。有險宜防。故人事應之。爲小人之厲。以其中含危害也。至六二進于中位。得其安貞。如鴻已漸于磐石。是較干爲穩安矣。磐石者。石如磐。居近水者。恆藉之。以便舟筏之泊。汲灌之利。爲不受水侵之害。亦无傾

身經言集
蓋節食必有功。飲食衎衎。皆本乎勤勞所得。由于心力所獲。非幸致者。非虛糜者。素飽素餐。卽俗語白喫。不白喫。可見所食必所應得。所飲必所應受。非巧取。非掠奪。非以私情。非關竊盜。則食者己之力。飲者己之功。于心既安。于行无愧。皆君子素位之所爲。不願乎其外者也。人之好安者。恆惡勞。多勞者。恆易貪。此情欲之害也。漸之六二。則戒之。故心安而身習于勞。生足而行恥于貪。飲食既足。而和樂自得。悠然自在。勤且儉焉。質且厚焉。以坤厚載而安貞。推乾行健。而乾惕。故飽而不素飽。生而不辱生。柔以應夫剛。中而底于正。乃有此行。乃見此道。是君子惟日孜孜。而无所求。惟時坦坦。而有所爲。心閒而身

不怠。志進而德不忒。善其身。兼及于物。養其生。兼悅其志。故不素飽。見其不少懈也。生活之安適。而體力日強。行動之優裕。而志意益堅。則何役于物。何貪乎欲。物欲不侵。性情以正。此乾利貞之德。漸六二特有之。不必溯其大者遠者。但于日用尋常飲食行動中見之。此衎衎之所由來。以无貪則心常足。无逸則身常健。无求則志常安。无怠則業常精。是漸進之道。必自細微始。而人生之本。亦終始于此。孰能不事事。而飲食衎衎哉。孰能飲食衎衎。而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哉。故釋文特以不素飽三字。明六二占吉之所自也。此與艮卦義應。卽大學爲人君一節。亦不外素位而不素食。食與業同重心。與身同健。行

與止同貞。出與入同利。皆由不素飽中著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宣聖講義

此漸九三爻辭也。九三艮之主爻。當中文之始。爲重剛失中之象。故多凶。與上九剛應。不得相協。三五同功。而九五得中正之位。主全體之政。九三則偏于下。艮之用已極。止而難止。以六四爲鄰。剛樂近柔。內希出外。是以雖近于既濟。却由中互之爲未濟也。濟而難濟。行而難行。阻于外而復于中。怨于遠而患于近。有巽之順而多變。以艮之止而難守。故如鴻之漸于陸。進退維谷。動輒得咎。鴻水鳥也。離水而

集于陸。進則進矣。奈所進非所宜。何失其生育之源。滯于枯槁之地。則非復六二之得其所止。而有飲食衎衎之吉。是以九三之占。與六二大異。六二爲吉。九三爲凶。六二得飲食。以樂其生。和其居室。光大其事業。九三則夫征于外。而不得歸。婦孕于家。而不克育。戾其進取之志。則所行无功。乖其爲生之性。則有孕不育。是生之反。和樂之悖。反生爲死。悖夫和樂爲悲慘。則九三之象。所以占爲凶也。夫主乎外。出外日遠。比于長征而不返。是客喪于征途也。婦主乎內。以剛而自止。失其與生之德。遂成流產之災。蓋九三六四。一剛一柔。有如夫婦。而全卦以女歸吉占。明其秉艮止之義。得安貞之道也。九三乃乾之

所發乾惕多厲之時。剛反在內。柔反出外。剛柔失位。夫婦分離。是以夫則遠征而不歸。婦則懷妊而不育。失其和樂之趣。乖于生成之仁。如鴻之離水而之陸。犯難而促其生也。然以九三艮之主爻。猶可以自守。本乾惕之誠。思危厲之機。返以自貞。克固其內。則仍有利。而免于凶。此以行而知止。剛而知柔。先致其貞。後見其利。不違彖之旨。而戒于燥進之危。故曰利禦寇。以攻與守之異。客與主之分。九三之凶。爲求進也。返而固守。則轉成其利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官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凡釋爻辭最詳者。漸九三爲首。以所釋詳且明也。餘多概括釋之。此則一句一釋。指明爻辭之義。則以漸卦與他卦有異也。他卦爻與全體多相合。間有相反者。如履之六三是漸卦各爻。或與全體同。或與全體異。而非如履之以一柔爻居五剛中之特異。易見其相反之由。是以必加詳釋。使後人知爻辭之深旨。爻辭稱失行不復。婦孕不育。恰與彖之女歸吉相反。彖既稱吉。則可見其夫妻必和。子姓必大。何至有生離之苦。流產之虞。而九三如此立辭者。實以九三戾于漸耳。漸以柔下順剛。剛且近柔。艮巽相得。而成女歸之吉。今九三艮之窮。窮則不與巽合。剛之極。極則反變爲坤。上巽下

坤變爲風地觀。而巽六四若亦變而爲剛。合成天地否。則漸進者。變爲否塞。上下隔絕。內外分馳。而不通。此夫妻反爲怨偶。生存反爲夭折。皆反其道。而失漸之用矣。故爻辭明示其凶。釋文恐人未明。更揭其義。謂夫征不復者。剛以窮而不可留于家。故曰征以極于中。而不可返于下。故曰不復。言陽无陰以安之外。而不內。出而不歸。既失其家。又離其類。則以一陽在三爻。上與上九應而不諧。下與六二諧而不應。離心離德。无可相與。故釋曰。離群醜也。群者同等之屬。醜者衆也。九三既與六二離。是失群與上九忤。是離衆。如人征途无友。遠出无侶。于役无助。履險无援。則以九三在坎之中。險陷之地。當離之始。

附麗之艱。是以成獨行遇險之象。婦孕不育。其義大同。亦以柔與剛乖陰與陽忤。九三六四本可相濟。以剛之勢逼不可近。而中有阻不得前。故違于生成之道。雖有孕而不克育。釋曰。失道言其失交和之道。道以一陰一陽交和爲用。既乖其用。自戾其生。此道字概一切言。而在中文。人道之始。則重在人道。人而失道。將何以全其生。此所以半產。謂有始无終。雖孕而不得育也。然婦以夫爲主。夫且客亡于外。婦安能善其生育哉。有如征夫之妻。別離之怨情之憂鬱。身之病苦。遠无可資爲助。近且視之若仇。此漸九三以凶占也。而利禦寇者。則順九三之本義。良止之大用。不求于外。不慕于進。退而自守。貞以自

固者也。故釋曰：順相保，言順夫時位之宜，依于乾惕之戒，恐懼黽勉，以相保也。如外來之寇，能合群以禦之，堅其甲兵，高其城壘，齊其心志，奮其勇武，矢死不二，同仇弗餒，則反爲利而不與于凶矣。相保相字，明必以群衆之力，順相保，順字，明必以時地之宜。蓋良有其守，巽有其順，順而相保，不失其守，則何患乎寇之侵哉？此文深義，全在末句。能體順以相保，則不獨免凶，且爲利剛而不過中，而得和斯爲順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宣聖講義

此漸六四爻辭也。六四，外卦之始，巽之下爻，巽爲木，故稱鴻漸于木。由九三之陸進而至干木，是較高也。鴻鳥類，雖棲息近水，而集于木亦所宜，不過有異于山林之鳥，爲得所止。如雌雉之集山梁，爲得時地之利，是鴻雁之漸于木，則惟足以暫安，故在爻用爲有進步而所占，以或得其桷稱。桷者，木之枝幹間節突出，如牛羊之角，以其生于木而隆然高出，足爲鳥類巢窟之資，以鴻之漸也。而或得其桷，假以安息，此鴻之幸也。故占无咎，因木之桷，非皆有之，有矣，非必得之。故曰：或未定之辭。如乾九四，或躍在淵之義。六四重柔，而內接九三，得其相濟，下與六二同功異位，以失中之地，有多懼之虞，是原有咎也。

今以內得九三之挈外近九五之尊兩陽一陰互離高明之象附麗之情故爲木則高明也得桷則附麗也高明而附麗是兼離之德用而本文巽也巽以此爲主爻以初變陰柔得明也柔得時則剛退澁不克與爭且反以成之此兩陽均爲六四之助互相提携互爲保護而促其附麗躋于高明與九三之爲坎中爻又艮之上爻失其中道乃成孤子實相懸殊也又桷字推爲屋之椽桷用爲支瓦者屋以瓦之覆可避風日鳥以巢之覆可免危害其義正同故皆曰桷言憑之以架巢而覆草葉蔽其身也然鴻不限于巢木因時地之所爲則漸進于木而得桷以爲巢是其利在順夫時也人事亦然苟因漸進而

達于高明獲所附麗則亦時地之宜進止之利是以能免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四柔得時得剛爲用故取喻于桷桷者剛物以堅力突出支柱重負如頭角崢嶸如棟宇高聳而又非大器大材之比負重而不自大成用而能自下如瓦之有椽承瓦而不以爲壓如木之有枝承巢而不以爲汚此能以柔成其剛者以小任其大者六四之象恰如是焉柔以順爲主而行則在得其承載此坤之德以順承乾而厚載物凡柔皆秉坤德安貞以載順承以戴上以昭天

道之生成。下以遂萬物之化育。其用至屈。而其所成則伸。其體至順。而其所達則大。故曰。或得其桷。言克得乎剛之道也。釋文申之曰。順以巽。則明六四之用。順乎剛。而巽乎柔。剛以助柔。柔乃爲剛。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亦以順且巽之道。介于剛與柔之中。而得其協和也。順以巽句。在蒙六五。及家人六二。皆同。而漸則六四見之。巽字固指卦名。亦兼巽退之意。且含有選擇之義。古選巽一字。故與下文變亂相叶。明選擇而盡其材。充其用也。順于道。而選其時。則柔反爲剛。小反以大。弱反以強。此與九三之利禦寇相應。利禦寇者。亦取此義。而蒙上爻之擊蒙亦如之。擊而爲蒙。可見其不利于進取。而宜于保

守。故九三釋文曰。順相保。與六四之順字正同。皆本順進之道。以成漸進之功。故順爲本。而六四則兼取于巽。選焉。巽主進退。非徒進也。時進則進。時退則退。一循夫時。是以前有所選擇。即有所辨明也。離合高明與附麗二義。原若不侔。而其用實相同。爲有同異。則須選擇。爲其變遷。則須辨明。如良工擇木。而適其材。良鳥擇枝。而安其居。皆以擇爲尚。人之進取。何莫不然。故爻以或得明其未定。蓋視其能順以巽。不果不能順乎時。選于道。則徒得耳。或竟不得。如鴻之去水。而集于山林。失其地利。已先戾于順。選者也。其易有咎可知。以其柔得中。善于順承。守其安貞。致其厚載。斯克免耳。故六四之占。較九三爲利。

有良止以固其內。因巽動以行于外。則其進之漸。可以有功。故比于女歸吉。言能順以選也。女之待字。能不順以選哉。苟合相從。其害必大。此九三剛過占凶。而六四柔勝无咎也。

宗主附註

此節所講甚精。關乎漸進之道。九三六四。以互得濟。故柔能御剛。女能正男。家人與蒙。皆本此義。而皆在柔位。可見坤德之至。漸以女歸吉。為坤道之成。是以必用順巽之道。柔而得剛之用。小而成大之功。此六四之无咎。勝于九三多多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宣聖講義

此漸九五爻辭也。九五外卦中爻。全卦主位。而為乾九五正位。君臨天下之象。內有六二之應。乾上坤下。剛柔得位。男外女內。家人同正。此與風火家人卦同也。而以下為良非離。自九三至九五又互為離。則以其變與家人同。原不同也。家人內外皆止。是為家道之齊。漸必以變後得正。若在未變之先。上巽下良。女長于男。為淫亂苟合之象。故在下為女歸吉。而在上反有三歲不孕之占。以其同體卦為蠱。蠱惑失正。男女失其貞守。則夫婦易乖離。而生育失其道。此九三已有婦孕不育之辭。九三因剛在下。失于中和。夫征不歸。婦孕不育。各失

其位乃逢于凶。九五則以剛得正位。柔以從剛。婦以擬夫。故三年不孕。失婦道也。剛柔和而後生。陰陽合而後孕。今失其和。則不能生孕。而非婦之咎也。以九五剛主乎外。上有上九兩陽相連。下之六四不得與協。遂隨而變于剛。女乃擬男。此不孕之由來。而非終不孕也。內外正位。以中互之變。既同于家人。則在變後。仍夫夫婦婦。遂其生育。此不孕僅三歲耳。三之爲數。言其非止一二歲。三概以上之數。言然既稱三歲。終有限期。如十年不字之限。以十年者相類。以九五由六四之漸進。進以益高。故曰鴻漸于陵。陵者高地。山陵也。小山曰陵。由六四之未升于九五之陵。高則高矣。奈非其所生息之地。何。鴻以水

爲生息。愈高則愈違其性情。此漸進之戾乎利貞也。如婦而擬于夫。心志在外。不復及于育子。此亦失其生息之意。物以陰爲生之本。人以女爲生之母。婦不孕。是失母道也。坤爲大母。九五過剛。故乖乎母德而不孕。如鴻之集于高陵而不安也。生活不全。則棲息不安。不安則不可久。則仍將變而他求。是以三歲之後。婦仍可孕。謂以變而孕于利貞。達其性情也。行且有變。則事亦有功。故曰終莫之勝吉。言其初雖失道。其終可有成。此乾之極。將返于坤。剛之變。將復于柔。則婦之擬夫者。終不勝也。不勝則知難而退。退則復還于內。而爲婦者。克盡婦道。遂生育子女。此所以占吉。仍不戾于女歸之吉矣。女歸之吉。

全卦之用。九五則以變而得孚。全卦之吉。此微異耳。又勝字有平去二讀。言不勝其任。或不勝其情也。不勝任者。女而擬男。內而志外。宜其不克也。不勝情者。女終從男。外終返內。宜其自退也。巽主進退而善變。九五正位有守。而下得六二之應。可貞。本風之行。孚良之止。如山陵之高。易見其下。如鴻鳥之集。終志于水。此剛以變柔爲其情。而柔以得剛爲其志。故占吉也。女之懷子。亦陰中涵陽之象。兩者相孚。乃孕乃育。故鳥之生雛曰孵。即孚也。俗謂之抱。言相抱也。雌雄相抱。如婦之孕育。此二氣綢繆生育之成。九五初雖戾于相抱之道。終仍復其相孚之情。此不孕限以三歲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官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五主剛。易于燥進之嫌。果能返以就下。孚于良止之道。本于坤順之情。則不違漸進之義。而終有不勝之思。以占吉也。如人當危殆之時。思避免之道。深憂遠慮。知其不勝。則不復貪進。故能得吉占。釋文以得所願三字。明其不勝之吉。乃本漸進之志願來。漸以巽主于外。進退不定。而下爲良止。宜于退。不宜于進。乃以時位所爲。易貪進取。如鴻之集陵。有高有憑。其勢甚疾。此最危之道。非漸之本願也。而以正位之故。得六二之應。高而自卑。剛而自柔。

則仍返于安貞之義。不求勝而占吉矣。坤主大終。故爻辭稱終莫之勝。勝字與乾剛相應。不勝則坤柔也。乾體而坤用。剛守而柔行。乃漸之大用。亦九五之願。以進在有功。若无功而有過。何進之貴哉。婦以孕育爲功。亦其志願。若不求急進。不擬于剛。則安除以行。進退以時。自子利貞之道。而合漸卦之志。故爻辭以鴻漸愈高。此行進愈危。乖乎良止之義。不得坤順之終。此九三之凶也。九五則能知其不勝。而返求于下。乃得所願。而占吉。可見中道之貴。柔順最宜。上位而自就于下。剛德而自順于柔。則退適以成其進。人道之所取法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宣聖講義

此漸上九爻辭也。上九全卦之終。乾之亢龍巽之上位。而爲剛極當變之時。下與九三應。重剛不協。上下難同。剛變爲柔。上變爲下。則巽之進退。鑒于乾之有悔。而卑以就下。外以返內。故上九之漸于陸。與九三正同。在爻爲進。在變爲退。此上九无位。求漸進者。不得復前。則惟有退而下。以返與三合。是由巽之進退。變以合于良之止也。良止之義。窮于九三。巽之進退。極于上九。兩合則窮者不窮。極者不極。此鴻之漸于陸。與九三同。而爻辭之吉凶則反。以上九異于九三也。三志在外。故不可止于下。上不得前。則不得不就其下。此時位之殊行。

止之別也。上九之鴻漸，非慕于高崇而樂于卑下，非志于前進而期于後退。在人事重自返，順時自臧，因勢以退，則猶有功而无九三之凶。以鴻之自陵而陸，由高而低，則恬然自得，休休有容，如羽毛之文，聲華之美，文采之耀，光輝之涵，則可用爲儀，資于文德，章其華美也。儀者禮之文，禮以誠敬爲內，文明爲表，儀在外表，有可象也。如飾于旂常，佩于輿服，加于器物，著于威儀，則禮節以成，德行以美，容止以正，品級以章，是鴻羽之儀，卽人之儀。鴻羽之用，卽人之德。文德旣顯，威儀是瞻，則在上者之尊嚴，正爲萬方所悅服，居高者之文懿，而使下民得其瞻依，如革之虎豹之文，蔚然炳然，上以昭示于外，則其爲

吉宜矣。上九以變爲隨時之義，剛變爲柔，乾變爲坤，則升變以降，健變以順，行而自止，進而爲退，則與艮止相得，而生成益大，化育益多，故爻辭占吉矣。九五之吉，以正位，上九之吉，以變成，合艮巽之德用，巽以主文，在初四，三上爲艮兌主文，變柔則兌，本剛爲艮，故含有悅澤之容，靜止之德，是以可用爲儀。且變柔以成坎卦，與離相錯，亦文明之象，光輝之昭，非日月之明，則星辰之耀，此有可觀瞻者也。故以儀稱而占吉矣。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鴻之漸，由高而下，似爲不利于行，而辭占吉者，以其文德也。文德之美，光輝之實，可用爲儀，則非不利矣。鴻之爲生，固宜返于初之近水處，今漸進于陸，高而戾其所生，是于鴻爲害，但以能自高而下，由進而退，不違于恬退之性，有孚于文德之懿，則其羽毛可擇，德用可大，正如虎豹以皮而昭其文，由用而顯其德，是亦變之宜也。變則異其原有之生，進于莊嚴之象，雖失于爲生之義，而得其進德之資，如人抑其情而厚其德，約其欲而志于文，此其所成爲光大矣。釋文恐人不明吉之由來，特曰不可亂，謂鴻行有序，其羽亦不陵其次，如人之有禮，不失其節，則貞也。貞以爲利，性以制情。

則致于中和，成其位育，故曰不可亂，即不可亂其序，不可亂其性情也。鴻雁之飛，秩然不亂，其性然也。鴻雁之侶，從一不二，其情篤也。故娶婦者，取以爲賢，明其不可亂也。上九之用爲儀，亦如娶婦奠雁之意，藉其文德，示其性情，則漸之大用，由此而見。故雖上位，仍以吉占。嘉其順序以下，守位不失，合群以居，持節不二，則禽鳥之善，足爲人之矜式矣。巽主進退，行止不亂，其序惟鴻雁似焉。故全卦以爲喻，且以喻婦女之于歸，從一而終，守貞不失，以成其家道，以立夫人道，此所謂吉也。上九之吉，恰同彖辭之吉，始終相應，坤主大終，以剛變柔，乃克全始全終，此本巽之善變，而風靡天下也。漸以漸進爲本，上九

不進而退。仍不失于進。以其不戾于漸。漸進漸退。雖退猶進也。自全卦言曰退。自上交言則進。蓋上外无位。欲進惟有退耳。故由陵又退于陸。恰與九二之地同。則其退非苟也。退于良主爻。克得止之所在。如詩之綿蠻黃鳥。止于邱隅。適得其所也。得其所止。是有其守。有其守。是不失其貞。此釋文稱爲不可亂也。婦主內。九五志于外。遂有三歲不孕之占。上九仍返于內。乃守貞不亂之義。此漸之德。重利貞也。

歸妹卦 三二 兌下震上

宣聖講義

歸妹與漸往來。皆二陰二陽卦。陰陽均勻。而漸以艮下于巽爲交和。歸妹則震在兌上。成背戾。此二卦之異也。歸妹以震長男兌少女。合爲一卦。而情志懸殊。陽升而陰降。行止不同。兌在內爲柔得勢。乃爲全卦主。剛以不得柔之順承。反而遂成其志。故曰歸妹。取長兄遣嫁其妹爲喻。非限于嫁妹也。凡類此者。亦皆象之爲剛在外。而柔得時。上下相違。而不得各行其是。在柔爲有所歸。在剛爲无所得。此譬以兄嫁弱妹。徒勞而不爲功。以動于憐愛之情。推于孝友之義。則雖有

過亦宜任之。此爲曲成柔志。不避艱阻之行。亦人道之權變。不可廢也。漸已爲女歸吉。歸妹于女之歸。自爲得所。然未見親迎。未備六禮。倉卒遣嫁。而由兄主之。是非婚娶常徑。必因變亂而權宜爲之。此歸妹爲非吉。異于漸矣。傳曰。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斯義人多未解。此就後天生育之例言也。蓋後天生育。必本于陰陽交和。若分離而不交。阻隔而不和。則生育不成。悖于生生之道。乖于化育之情。此類于否也。天地否塞。將何生哉。陰陽背馳。將何育哉。未濟者。離在坎上。水火不交。歸妹者。男在女外。剛柔不和。皆如否也。按之卦序。八宮之序。大終于雷澤歸妹。周易之序。大終于火水未濟。可見其爲終

窮之數矣。而何以歸妹爲女之終。未濟爲男之窮。男女之分。以何判之。則以歸妹柔爲主。兌爲少女。女歸其夫。女子之道已終。而其爲歸。猶自始也。是女之終者非終。終而又始。生育之德。正自終後見之。然歸妹非娶婦也。但就女言爲終。以先天純陰之坤。至此終也。坤之德未交于乾。則天地否塞而不通。如女子未嫁。不得其男。則女子之職不盡。女子之德不明。此歸妹以震與兌違行。而成女之終也。未濟則以坎男也。陽在內而與陰不孚。水在下而與火背行。故爲陽之窮。乾之盡也。乾不得坤。亦无以生化。純陽之氣乃終。生化之功以絕。然終則有始。天行也。窮則變。變則通。故未濟之終。仍返于乾。是又一易矣。

以卦位言。一卦亦皆孚于終窮之義。如先天八卦。離東坎西。而後天八卦。震東兌西。此四卦先後天同位。自後天言。日升于東。物育于春。而落于西。枯于秋。此震爲生育之始。兌爲枯落之初。離坎震兌。實司其職。交則爲生。分則爲殺。合則爲榮。背則爲枯。故火下于水。則生成見。反之則爲窮。陽下于陰。則化育明。反之則爲絕。窮絕者。時也。地也。而東西二方。春秋兩季當之。故震與兌離則爲陰之終。離與坎背則爲陽之窮。此揆諸大道。无不合也。故左右爲升降之道。東西主生殺之權。此歸妹爲女終。恰反于隨。猶未濟之反于既濟也。

歸妹中互既濟。而中爻六三九四。却同否與未濟。以人道重中爻。則歸妹不及漸。漸能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是周易之序。歸妹由漸變來。亦即進之窮也。六二爲坤正位。九五爲乾正位。此漸爲女歸吉。以其孚于家人也。歸妹則與之反。九二六五。互失其正。遂與睽同。睽違之象。睽則不睦。此歸妹不得正其行也。行之不正。即家之不齊。故漸占吉。而歸妹占凶。不過彖辭稱征凶。謂征則與歸義悖。然以兌主內。而无所合。則歸亦无吉。此彖稱无攸利。言既背中正之道。而戾于交和之情。則行止皆无所利矣。漸稱利貞。有良止在內也。歸妹不得其止。故无利。亦以其非性情之正。女子既長。自宜遣嫁。而婚姻之事。非可苟者。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禮儀具備。親迎有期。始孚于

人道固其家道。歸妹當變而行。權則失其正。雖有所歸。而无所利。和出于貞。貞之不足。則奚利哉。貞者正也。守也。守于正。而後行于中。先失所守。將何以行。此歸妹爲女之窮。實即女歸之變也。時位不宜。欲循正道而不可得。柔悅以主內。剛動以持外。一弛一躁。忽疾忽徐。而不得其和。如男女之異其情志。此天地否塞而生化不見。推人之事。亦無所爲。故女之窮。即人道之乖。人生即違于正。將安用乎。兩情不得協和。徒求遣送。此情義之將絕。而失于孝友之性。倫常之反經。而近于睽乖之所爲。故自其上下正位。與其中爻證之。已見其无所利。強以爲行。其能免于凶乎。然震動也。兌悅也。果相提携。亦堪振作。此

隨之賅四德。以其克如泰既濟之交和也。歸妹反是。遂无以昭其用。斯時位所爲變動之日。有不得已者。窮則變。既爲女之窮。能无變乎。下經至歸妹。以迄未濟。由女之終。以達男之窮。皆多變之象。讀易者可細玩味其往來之迹。終始之情。則明其數矣。

宗主疏述

歸妹與漸爲往來卦。即顛倒一卦成兩卦也。漸以上巽下艮合成。歸妹則爲上震下兌。以震與艮。巽與兌。皆顛倒之象。由陽爻在上。言爲艮。在下言爲震。由陰爻在上言爲兌。在下言爲巽。艮震一陽兩陰。陽爲主。巽兌一陰兩陽。陰爲主。此互成對反也。先天八卦。艮

與兌。震與巽對反。後天八卦。震與兌對。而巽與艮。則爲夾震分據一隅。以後天乾坤居隅位。震兌與離坎爲四正也。艮起于東北。巽至于東南。而震居正東。左右夾輔之。此後天之方位。別于先天也。周易以後天爲主。故在先天對反者。在後天或相比連。以爻位之剛柔爲標準。巽兩陽在上。與兌兩陽在下。乃成顛倒。而非對反。惟兌兩陽一陰。與震兩陰一陽。而上下亦相對。是爲後天對位之所本也。兌既與震對。則艮不得對居。故艮在震之右。而與坤對。成二八易位之用。此漸與歸妹。不以巽合兌。震合艮。而恰易其位。震兌相合。歸妹以成。巽艮相孚。漸進以見。由艮與震既變之後。艮以主

巽。震以從兌。此漸以艮止爲重。而巽順之。歸妹以兌悅爲主。而震隨之。故漸爲進。順止之道。可以進也。歸妹爲歸。悅澤之德。有所歸也。歸而曰妹。足見爲兌得所歸。即少女得所適也。震在外。猶長兄。遣送弱妹。故曰歸妹。以與漸往來。漸爲女歸吉。則歸妹亦從漸來。而歸其夫家。由女變爲婦。由兄遣其嫁。此兌爲重。而柔道之終。易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徒始生也。實達于終成之時。故八宮卦六終于雷澤歸妹。蓋女道已終。如艮之爲男道盡。然周易取交合爲用。故不以歸妹終。而終于未濟。未濟火上水。陰陽分離。爲男之窮。亦生化之盡也。後天人道。坎離主之。與先天之以艮爲人者。

有別。此周易終于未濟。與八宮終于歸妹者。由卦序之殊。而見其變易之道不同也。

歸妹震上兌下。與澤雷隨爲同體卦。震兩陰在上。兌兩陽在下。陰陽相匹。剛柔平均。性情相得。志意和同。故隨爲相隨。以震在內也。歸妹則以兌在內。陽反隨陰。男以從女。女主其事。剛外而柔內。乾以遂坤之志。女子以嫁爲婦。以男爲家。始不自主。則終必從人。此歸妹爲柔勝而不克大用也。中互既濟。水在火上。應得協和。而男竟女之志。以內外互失其正。陽主內。陰主外。大體似泰。而其行則反爲否。隔以六三九四同于未濟。亦如周易男道之窮。乾道之終。

故剛柔雖均勻。而不得交孚如否也。人道重生。女爲生之母。亦天地之大則也。故歸妹爲人之終始。有同于艮。艮主先天終始。歸妹兌爲主。故亦主人之終始。震動乎外。兌悅于內。澤流濕。木升空。是反其道行。剛志于上。柔志于下。升降殊途。不利于行。如未濟也。漸雖中互未濟。而中爻孚于既濟。內外正位。合于乾坤。故宜于進。而以艮主其下。進必以漸。若歸妹則與之反。順乎兌。則有所歸。而不宜于行。故名歸妹。指其義重在返歸也。歸與出對。漸進向外。歸妹向內。此其別也。隨以陽在下。故得隨和之情。歸妹震在上。徒見其欲行而不得耳。此彖辭稱爲征凶。无攸利。以時地之不宜也。人之

有家必本于內外正位。此家人卦之本旨。歸妹內外皆失其正。則戾于齊家之道。此女不能先男。婦不能主夫。天地之經義也。而其初則以男下女。重宗祧光嗣續。故咸以艮在兌下。爲男女感悅之象。今歸妹兌反在下。而外爲長男之震。宜其不能相下矣。震爲長子。代父以嫁少女。則孚于用。故內外爲兄妹而非夫婦。柔不能順承剛。剛則有順遂其柔之志。此明天地之重生育。斯女子之得所也。而嫁妹之禮。非婚禮之正。父母之命。方爲正也。歸妹乃權宜之行。必當變動之際。遂失其位。而乖夫中和。此征凶无利之由來。而八宮卦序之大終也。漸進而歸行之終始。由女言爲歸其夫。由人

言爲歸其家。其歸同。其所以歸不同。女之歸也。得其所矣。人之歸也。懼其凶也。以其不利于行。雖欲不歸。不可得矣。故歸妹爲坤之窮。坤道厚載而安貞。窮則將何爲哉。此窮則變也。時至歸妹。能毋變哉。故歸妹者是男嫁女。由女言爲得所。由男言爲失利。况所主持者。非乾而爲震乎。以從權變。以應時勢。乃歸妹之用所重。若執經常而失時機。則其悖于道亦多矣。漸進已不宜于急行。歸妹尤不利于攸往。二者皆本女子之行。非光大之道。故有是占。而歸妹又異漸進之義。此漸爲吉。歸妹則稱凶。漸孚利貞。歸妹則无攸利。互參自知其異同。

歸妹征凶。无攸利。

宣聖講義

此歸妹彖辭也。歸妹與漸往來。其用亦相反。已見前講。而歸妹之占。征凶者。指行進之不宜。无攸利者。指凡行止皆无利。凡卦不宜于行。者。則利于止。不宜于進者。則利于退。惟歸妹皆不宜不利。此與各卦大異也。各卦之宜與利。恆視時位爲判。時過則遷。位移則改。以其有常度也。歸妹固亦時位所使。而所用始終不宜不利。以其爲變數也。窮則變。歸妹女之終爲坤道之窮。人物立于地上。育于水土。載于坤輿。今逢其窮。能无變乎。既窮則變。將何爲乎。此行止皆不宜。進退皆

无利也。以彖言全卦大用。爲長兄之嫁弱妹。人倫之變也。違古異男子親迎之禮。而反使其女隨兄來歸。此婚禮之變也。兌柔而主于內。震剛无以持之。反從其志以送之。歸動于非經。說于非正。此家道之變也。推之于一切。則皆悖于經常。睽于中和。失其正道。勉從權宜之象。此彖辭所占。不限于兄嫁其妹。女歸其夫矣。故征凶。非指遣送之行。无攸利。非祇于歸之事。女子有行。必有所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今上非父命。外非夫迎。而貿然隨兄之遣送。此比之凡事。不奉正命。不備禮儀。不合人情。不遵天道。而勉強以行。孟浪以進。則其爲凶。爲无利。固咎有應得者也。以既遇時之窮。位之乖。則不動猶恐有禍。况

其動乎。此征凶咎其輕動也。當變之際。行權之中。進固不能退。亦非易此。无攸利。明其艱于進退也。讀易者不可泥于歸妹之名。而謂彖辭專指婚嫁。婚嫁固人事之大者。亦歸妹所重者。不過卦名舉一概百。何可執于一義。且辭明言征是非婚嫁之行。明言无攸是非一事之指。故當包一切行止進退言。如漸之女婦吉。亦不過舉其一以爲喻耳。爻辭已分別示及其他行爲。可見易之立辭。擇其重大者以爲例而已。非限于所稱已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歸妹爲坤道之終。坤无成而代有終。故上六永貞以大終也。爲坤卦大用所著。以坤妻道也。臣道也不得擅專。則不得侵越上位。攘乾之用。歸妹以兌柔主內。而六五持全卦正位。實乖于代終之義。有悖于擅專之戒。故爲窮變之象。窮變者。戾于常經。反于正用。此所以稱爲女之終。而殿八宮卦序也。釋彖文由斯旨趣。申言之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之說。以坤之窮。原數理自至。有始必有終。一也。坤乾相交。則生化見。不交則萬物衰亡。歸妹上下否阻。生育已盡。有生必有滅。二也。物本乎氣。氣本乎道。道有起止。氣有興

衰如歲寒暑一往一來循環代謝盈虛消息有通必有窮三也人物之生有其數生化之數有其度分合聚散各有其紀進退行止各有其時自始迄終有動必有靜四也因此四義則歸妹者時之極位之至進則相失久則必敝故爲天地大義所見義者宜也因時制宜義者利也依位爲利時位既易宜利亦移此如女子以年長而必嫁也父母雖愛女不能留育終老于家此所謂大義也生殖者人物共同之志宗祧者男女和合之功不得悖也故歸妹迫于大義之行而不得不從權以應變耳震雖長子无主婚之權而勢使之不能委其責則大義所制能毋爲乎天地尚不得違而况人乎故自爻言上下否

隔實與否同天地不交剛柔莫諧則生成不著而萬物不興柔雖強不能代剛之行女雖盛不得奪男之位此歸妹動于外說于中不得協也人道男女婚媾爲始生育子女爲終歸妹之行人之終始不可廢也而不揆于正不得于中和之行是以始者不克有終終以復始不克復于天道按諸易象周流六位終而又始爲乾之氣大之行歸妹坤之終不克承乾是以不復始而稱女之終然人道未終也上以反下外以歸內則終而始无窮期此重在變變則往復消者以息盈者以虛故歸妹者以歸宿得所爲志爲欲成其生也全其用也而時位限之不可即見乃待于變震兌變則易其位而爲隨則元亨利貞

四德備矣。剛柔相協。天地復交。則否變爲泰矣。終者有始矣。今歸妹兌說而震動。由內而外。爲說以動。非隨之動于內。說于外矣。故取喻于歸妹。謂非正道而從權也。歸指其行。妹指其人。合之爲震。勉遂兌之志。而遣送其妹。非震所樂也。故用不光大。而行多蹊蹺。彖辭稱征凶。以上下正位不當。而中爻剛柔互失。宜其不便于行。行以得時爲重。位不當。即時不宜。能毋凶哉。六五一爻。見柔之越位。六三一爻。見剛之從權。此時位之失。即行之失也。而无攸利者。不行則止。不進則退。果何爲乎。而以柔乘剛位。失其中正之德。則既悖于行。進亦且違于退止。爲剛又復柔位。九二失安貞之德。九四戾順承之情。故一切

皆无利也。總之歸妹者。時位之非。行止之艱。人秉坤德。以利貞爲本。今坤已窮。先失其本。則何爲哉。此彖辭稱其凶且无利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宣聖講義

此歸妹全卦象辭。明人道也。歸妹之義。已詳前講。震在兌上。兌澤之上。有震雷之象。而歸妹以名。兌爲少女。震爲長男。兌澤在內。柔爲主。震雷在外。剛爲從。此歸妹之象也。澤上原无雷。以雲氣蒸成。而雷隨之起。此雷由澤中之水所蒸之雲生者也。雷者氣之陽。而澤者物之陰。陰中生陽。澤上乃有雷起。是以澤爲主。雷爲從。澤在先。雷在後。如

兄送妹于歸。其事當以妹爲重。兄不過致送其歸。不得奪兌之權也。澤中之水。成雲雷之氣。非以雲雷爲主。苟无澤水。即无雲雷。而雲雷始于澤。亦終于澤。爲其化爲雨露。仍歸于澤也。是澤握其始終之權。雷雖威。不能忘所自。雖迅疾。不能不終返于所始。故易以歸妹名之。明震之剛。不得違兌之柔。雖動而疾上。其終必歸于安靜。而廣深之澤也。雲因不盡出于澤。而必化于水。山谷之雲。亦以泉流所蒸。是澤爲雲雷自生地。亦其歸宿處。歸妹以女之歸夫。而必有遣之者。震代乾而行其命。則非所得自主。此震雖剛。不能戾于柔之志。而全卦之象。亦必本此義。以爲用。剛外柔內。外而順于內。柔靜剛動。動而麗于

靜。此全卦之大義也。而人道法之一。以體坤達乾爲本。順柔以及剛。由內以推外。則有守有爲。不疾不妄。此貴在慎終如始也。坤道大終。坤之用六曰永貞。釋文以大終也。故凡從坤者。皆不能外此旨。而歸妹之柔主持其終。傳所謂女之終也。亦即坤之大終。乾始而坤終。則用坤者。自本于用六永終之道。永者久也。恆久不易曰永。以其延綿不絕也。夫永終之稱。即慎終之意。此天行終則有始。終而始者。雖終而不終。即永終也。永持其終。自復于始。故慎始不難。而慎終難。謂終者物也。數也。不終者道也。理也。持其不終。以待其終。斯爲永終。蓋終與永原異象。永則非終。終則不永。豈非終于不終哉。此道之无盡德。

之无窮也。人道亦如之。順其時而終。守其位而永。則確乎永終之用。而物自不得无終。有始必有終。始者生之初。終者生之盡。則有新與敝之別焉。敝者生之劫。如物有生必有敝。有壯必有衰。有繁榮必有枯落。此春秋異令。寒暑異時。善于永終者。必先知其敝。敝則必換。即窮則必變之意。故敝與新對。新爲始。敝爲終。永終者執于一。知敝者察于變。此以不易用易者也。一則无盡。變則无常。故知敝者不敝。長生者不生。其道一也。

永終知敝。爲君子順時應變之道。而以歸妹之時。當坤之終。地道之敝。卽生物之灾。人道之敝。敝者舊也。破敗也。凋殘不整之象。而君子必先知之。爲因應其將敝。而防杜其終敝。亦體坤卦之用。初六履霜。堅冰之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卽知敝也。不俟終日。卽不待其終窮之日。永終知敝。卽預測其終敝之期。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无一朝之患。爲其能豫于事先也。雷地豫。卽本是義。坤易爲兌。兌亦坤之一體。其用與坤不違。此雷澤歸妹。亦必以豫防爲重物。无不敝。數无不終。知其敝。則時與維新。永其終。則復歸于始。此道之无窮也。德之不二也。詩曰。維天之道。於穆不已。以其至誠不息也。而文王師之純。亦不已。此文王能知敝而永終也。文王作易。首重人道。周公繼承其訓。時以人道昭垂于後世。此象辭所由立也。歸妹爲女之終。亦爲地道

之敝。人秉利貞之德。遇其終敝。寧无法以防杜之乎。此永終知敝。示人道之應變也。持于一而不易者。道也。隨于衆而不居者。物也。惟不失其道。能御其變。而守其常。惟不乖于一。能統其衆。而用其中。中常之義。天下之大本也。時變之用。天下之達道也。歸妹以女子。得其所歸。明人生之一界域。而非果終也。女終而婦始。從父者終。從夫者始。是亦終而不終。敝而不敝。要在善守其貞耳。又歸妹妹字。亦與暗昧。昧字義通。歸于冥昧。即猶天之入夜。時之入冬。成寂滅而枯朽。同幽暗而蒙昧也。故升卦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與豫之冥。豫相應。而歸妹爻辭。亦曰。利幽人之貞。幽冥義近。不息即永終也。皆本坤道之

窮。物生之敝來。人不可隨物浮沉。故必知其敝。人不可借數終始。故宜永其終。永終則无終。知敝則无敝。是惟君子能之。以其知幾也。知幾者。神乎。至誠如神。故君子以誠爲本。誠則一。一則道。此中和之德。不外于至誠守一。至誠守一。長與道同。則何終何敝。猶雷之鳴于澤。上何去何來。及其爲雨爲雲。既消既散。仍歸于无迹。則又何終何敝哉。此辭因象以宏其旨。細繹其象。自明辭之義。歸妹上卦兩陰。中隔九四。下有一陰。下爲兩陽。大象類地天泰。斯六五爻辭。亦如泰稱帝乙歸妹。而以中爻互否。與泰相反。可見其交而不交。合而不合。此正爲其終敝之象。人道能濟天地之窮。則惟永終知敝。足轉否爲泰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宣聖講義

此歸妹初九爻辭也。初九在下。爲兌初爻。乾之潛龍勿用之象。而歸妹上震。初九與九四相應。雷澤相逢。重剛不協。則初爻之用異于乾。亦不同于兌。兌悅而震動。柔內而剛外。以卦自上下。則所謂歸妹者。必有所始。有所輔相。有所助理者。以歸妹本長兄送妹之義。而非男之專責也。女歸必有從。春秋曰姪其從姑。卽本歸妹之用。爲女子之行。不以疏間親。不以遠失近也。初九爻辭曰歸妹以娣。與後之歸妹以須。皆指以類相從者。娣妻之妹。亦猶妹也。由女家言爲妹。由男家

言爲娣。卽妹陪姊嫁也。兌爲妾媵。故有從嫁者。雖非婚嫁之正。卽爲古俗之常。初九兌之始。亦歸妹之初。送嫁者爲兄。從嫁者爲娣。以爻重剛變柔。兩奇變偶。故嫁以二女。明其爲時用也。如非時尚。則不拘于是義。爲變與常異其趣。經與權殊其道。歸妹者。權變之所行。不得以經常視之。後人勿以爻辭而疑有未當耳。婚嫁之事。人道之基。夫妻之倫。家道之始。故禮重于聘娶。道首于夫婦。禮者履也。在行曰禮。在易曰履。有履始有所立。有所守。故天澤履。民志所由定。民秩所由分。歸妹之行。不得悖焉。悖于履。卽違于禮。將何以行。何以守乎。遵夫履者能立。循夫禮者能行。此禮儀爲行止之本。履道爲人類之綱。而

致其功。足以立其不能立。行其不能行。推而致之一切。則可聽其未
聰明。其勿明。以禮之爲人道。克補天地闕陷。而齊人物性情。足挽民
人敗亂。而致世道于平安。故履之六三曰。跛能履。眇能視。斯人道濟
天之窮。而禮教救人之敝。其功用莫與大矣。雖跛者之履。不足與行。
眇者之視。不足與明。而以禮節之。亦可无所憾。爲身體之敝。物也。精
神之復道也。道无所敝。物亦奚害。此履之大用。特舉此以概其餘。歸
妹必率于禮。必本于履。是以初九有跛能履。九二有眇能視。與履六
三同。履合見于六三一爻。歸妹分見于初二兩爻。則歸妹非履也。履
以五剛一柔。主用在三。歸妹則三陰三陽。婚禮重始。此其別也。跛者

能履。自利于行。故占征吉。亦本初之志也。初志在外。剛志于升。雖病
足者。不忘其履。雖勉强以立者。不忘其遠行。此可見歸妹之迫于時
勢。志甚切而行甚遽。所謂權變之爲。而非經常之道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歸妹雖當時之變。行事以權。而非果權變以終
者。爻辭固明其爲權變。釋文恐人誤認。特申之以恆久之義。即言權
變者一時之情。而恆久者性情之正。則傳所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卦序以恆次咸。由卦言。亦含有常變相承之意。經權相應之

旨。如咸爲兌艮合。而恆則易以震巽兌之與巽。艮之與震。皆往來卦。即反正也。故始于此。必終于彼。雷風之恆。即承繼澤山之咸。而歸妹上震下兌。各得其半。是由兌澤言宜于變。由震雷言宜以恆。此義乃天道不易者也。爻言歸妹以娣變也。時之所尚。俗之所爲也。而釋曰以恆則反。以爲經常矣。以恆者。因人之恆情。俗之久習。不可遽易。故從其權。于禮爲從權。于義正常道也。且權者其初。恆者其終。初之隨時。隨之義也。終之以恆。恆之義也。有暫必有久。有往必有來。故其後歸妹者。有反歸。況女子從人者。從必以親。娣之爲嫁。從其親也。此人之常情。世之習見。未可非也。若時移勢易。則亦隨之異矣。又恆字明

人道終以正常爲重。雖變于始。必一其終。此女子之德。人道之本。家道之基。不可以逐變爲尚。變而歸于恆。斯不戾于道。如天時春夏秋冬。只見其變。而年年如是。終而復始。則恆也。恆而後可以變。變而後終于恆。初二爻釋文。皆注重恆常者。正以與爻辭互證。明常與變。莫非道也。跛者能履。亦變而有常。變其跛。而履者常也。故占吉。示不隨變而失其常也。則以兌澤承剛。震雷相從。上下不悖。以相承繼。物之敗敝。氣仍相續。足之病殘。神仍不離。此跛者能履。以其行合于人道也。人道見于中爻。六三九四。雖失其位。而孚于情。故剛柔相承。能占吉矣。初原勿用。以其善承其上。乃反致其奇效。可見禮教之爲用大

矣。禮以齊其不齊。正其不正。整其亂。一其紛。去其敝。已其害。偏者全之。危者安之。病者瘳之。廢者興之。則天地尚可同功。況其下乎。此初九之吉。與全卦之占有殊。初能順變。以歸于恆。承上以安于下。此兌之悅澤。足以補天。故澤天夬爲天之缺。而澤欲以全之也。夬進則成乾矣。震出于乾。足代乾之德。兌能承之。宜其能使跛者履。眇者視。與天澤履之承乾者相近。履得其整。歸妹初二爻各得其半。此則震與乾殊也。坤以順承而代終。兌爲坤之一體。而樂近剛。此所以有相承之用。亦如坤也。以恆得不失其貞。相承則不失其利。利貞之德。坤之本人之基。而首見于夫妻之道。此男女之交。必以正。既合必以久。歸

妹之行。雖非正而久。而人道則不得不先正久之義。此釋文之微旨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宣聖講義

此歸妹九二爻辭也。九二內卦中爻。本柔正位。而剛履之。爻辭亦如初九。分得履六三之辭。曰眇能視。眇而視者。雖不足以言明。而能補其天然之缺陷。與跛能履同。九二與六五。內外相應。剛柔互易。變其常態。自二至四互離。離爲目。而下卦兌爲缺陷。九二兌之中爻。本坎之內正位。故有眇目之象。得離之明。故有能視之象。與火澤睽相近。

離上兌下爲睽。九二介乎離之初。兌之中。合爲睽之變象。亦其類似之象。睽者目之異視。與正視者別。如人驚視時。睛不正也。眇者之視亦如之。爲其居離之偏。若目之眇。雖能視而不能正視。則其爲用。將與睽同。所謂睽孤。遇主于巷。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匪冠婚媾。雖睽之辭。歸妹之情。亦有同者。蓋歸妹變以行權。怨而爲偶。先疑爲匪寇。而後爲婚姻。視若驚而心旋憶。爲舊識。虛无而成實有。離異而可歸還。分合之情。來去之迹。皆相類也。皆以兌澤主于內耳。兌澤主內。柔道之尊。柔以御剛。陰道之重。故曰利幽人之貞。履九二曰幽人貞吉。與此正同。幽者不明也不顯也。深藏獨處曰幽人。猶隱逸之士。與守貞

之女持節之夫。不失其操。則无求于外。不希于物。則无慊于內。此所以爲利。以其貞也。貞以成利。幽以爲明。君子之行。靜順之德。即秉坤之正位。得其安貞者也。安貞者。恆一不變。永久不移。惟坤有之。九二雖剛加柔。而位仍坤之正。未肯變也。以兌少女。不違于坤母之道。亦如初九之以恆。能行乎恆情。守其常道。承順其變。遵乎時宜。則眇者仍能視。而幽人之貞。成其利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二內卦正位。內貞外悔。在內守正。爲其常

道。今以剛履柔。似失常經。而仍能保其貞。以爲利。此幽人之行。未變常道也。履之幽人貞吉。即與此義同。皆本兌澤之柔。而上承離之文明。柔而用剛。不戾其守。則不變其常。女子之德。以貞爲本。歸妹女之終。當窮變之時。最易失常。乃以兌少女之行。在內之位。雖當變而不失常。此正位之可貴也。眇者之視。亦人之常情。與跛者不忘履一意。此常字與初九恆字。皆指爻之性情。言不違于性情之正。乃不失其所守之位。則其用克孚于利貞。此全卦不言四德。而九二稱利幽人之貞。可見爻與全卦用有別也。爻主一時。卦主全部。歸妹之道。原无利貞可孚。而九二以坤之德。兌之志。合于離之情。不違于乾之性。則

至內主其內。在位守其位。此所謂天地常經。永不易也。故象辭曰。永終知敝。明其能守恆常不變之道。終而不終。敝而不敝。惟君子能之。惟幽人利之。幽人即君子而潛隱者。不求聞達。不希名利。不願于外。不戾其中。此所以成其利。誠于中則達于外。守其位則昭其德。此利必自貞來。貞固足以幹事。坤之大用在安貞。人師之以貞爲本。以利爲用。此幽人之吉。孚于履也。有所立有所行。有其聰。有其明。則人道濟天之窮。性情達道之用。故爻辭必以幽人稱。謂非幽人不得至焉。何哉。兌以合震內說而外動。處于內正位者。果忘于幽明之辨。忽于貞利之機。則雖得位乘時。亦无所用之。故象辭重在永終知敝。而爻

釋文申以恆未變常其義一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宣聖講義

此歸妹六三爻辭也。六三兌之主爻，人爻之始，以柔履剛，上與上六應，重柔不協，而得外卦九四一陰一陽，雖失位而能有合。此爻辭稱其嫁娶有成，與初九爻辭大同而略異。初九剛爻奇也，六三柔爻偶也。雖全卦以歸妹爲名，而婚媾之事，不限于歸妹，故初九稱歸妹以娣，言其非婚姻之正也。六三亦如之，三爻失正位，故歸妹者，且以其須，須者女之娣，故稱女娣爲須，或作嬖，言歸妹以娣媵，或以娣代，或

姊妹同嫁，或妹先姊後，仍不外從嫁之義，與以娣從者同。不過初九以娣，此以姊，長與幼之別耳。六三爲兌之主，逼近長男之震，故爲姊而非娣。蓋近震者，必長于娣妹之女，且六三下爲九二，上爲九四，乃離中爻，離爲中女，則嬖者，次女兄之類，爲兌少女之姊行。又須者，亦婢妾之稱，非限于其親姊，俗稱婢曰大姐，或某姐，卽是義也。以富貴之家，愛憐其生女，而恐保姆乳姆不能洽其情性，則擇貧賤之女，年長于其所生者，爲婢，俾得護衛，且供使令，故呼爲姐。明其年較長而已，不必爲婢妾專稱，而俗因之，遂稱婢妾亦曰須。以須字義有所需，也。待人之呼，而應其需，亦須也。以六三之嫁，應有年長者從，或應其

需。故曰歸妹以須。而六三居內卦之中。柔降之位。得九四剛爲協成。和諧圓滿之用。是嫁人女者。又可有娶婦之望。則爻辭反歸之謂也。反歸者。稱以姊或妹嫁人。而反迎其家之女。以爲弟婦。故曰反歸以弟。亦明其屬于少女。仍本兌之象也。六三近震。故稱須。卦爲兌。而爻爲柔。故仍稱弟。與初九同。此隨俗尚婚姻耳。歸妹全卦。皆以從權應變爲旨。則如此互易其女者。亦權變之行。非婚姻之正。故不稱吉否。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三爻位失中。剛柔失正。是爲未當。而有以

須之從歸。弟之反歸。明其行之未揆于正常也。若如既濟。九三六四。則爲得當。則所占亦必吉利。所行亦必孚于正常。釋文雖不及反歸。意已概于未當二字。蓋六三兌之主爻。正宜以女歸爲本。今反因之娶婦。是戾于其志。逆于其用矣。故爻辭竟曰反歸。不曰娶婦。明全卦不得有娶女之用。而釋文遂不及反歸之辭。既曰反。則可知其非順應之行。猶背也。送其妹者。今以其須。固乖恆情。更以其弟來歸。豈非反于所志乎。然反字包有反義。古同。以嫁者。又反爲娶。且卽于其同時也。去以送女歸。以娶婦。是去返皆爲婚媾。惟六三有是用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官聖講義

此歸妹九四爻辭也。九四外卦之始震之主爻。剛正得時。柔乃失勢。與全卦剛俯順柔志者異。故爻辭以歸妹愆期爲喻。即女子失其于歸之期也。全卦以女歸爲大用。今歸而失期。是不克嫁。即不能達其用也。剛爲男。而不肯從女之志。雖以九四六三可合。而非其位。位與時一也。失位即失時。柔位而剛履之。是女之失時。故爲于歸之愆期。世未有以男嫁者。雖贅婿男從女。而非婚姻之正。此九四有失時之占。爲剛而復柔位。且爲其主爻。正如六三柔居剛位。剛不得獨行其志。雖娶婦來歸。反以娣歸之。亦時位所爲也。九四既爲女之歸夫失

期。則阻柔道外行之願。柔而爲剛阻。則必有難行之憂。女子從人者也。決不以失期而忘其于歸之志。此則惟有待時以求合。故歸期由此而遲遲。終必有其時。以上有六五柔得正位。是雖阻于九四。而仍有歸期可待。遲者緩也。晚也。亦待也。亦與六三須字相應。六三之須。男之待也。九四之遲。女之待也。是兩爻互失之害。而一則得六五之正。女雖遲而可待。一則有九二之中。男雖降而可須。故終能成其歸妹之用。此全卦之通義也。明二爻之用。知全卦之情。則反歸者亦恆情。而愆期者原時勢。六五在上。則愆期終有歸時。九二在內。則反歸无碍娶婦。一升一降。合成進退之機。或後或先。互達婚娶之志。此歸

妹之名。由其不當之交協而成其權變之所行矣。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四爻當震之初。爲剛得時。柔不能強其相從。本全卦之用。終以歸妹爲志。則雖一時愆期。其志不改。惟有待時而行耳。此待時由于柔之失勢而遲歸。必因剛之退遜也。爻辭稱遲歸有時。可見其時有遲速。其歸妹之志如一。震原以順從兌志爲全卦之用。而九四當其主爻。得自主之時。毋委曲之意。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君父一也不受命。則柔不得相強。而內有六三之柔。外有

六五之正。則雖剛一時抗命。終不能久持其志。此愆期亦不過暫止其行而已。待至六五柔履正位。表率于外。則九四之剛。无以抗拒其命。仍必須兌柔之意。成歸妹之志也。歸妹一卦。其時與位均不得當。而勢迫力絀。不得不行。有如齊景公之嫁女與吳一例。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九二在內而不能令人之從。九四居中而不甘受命以從人。豈非自絕者乎。絕字與傳稱終字相應。女之終即女之窮。絕原爲主之窮絕。以歸妹柔主五爻正位也。故齊景公之語。即引歸妹之義。蓋欲不行不可得也。此釋文揭出行字。明其勢在必行。徒以九四之時。略爲之阻。而不得不遲遲耳。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宣聖講義

此歸妹六五爻辭也。六五外卦中爻。全卦正位。而以柔履剛。下與九二應。陰陽互易。內外失正。此六五雖主爻。而非正也。以非正之主。則其名實難副。故稱帝乙。以十干甲剛乙柔。乙猶次也。第二也。明其非長而已。然文王作易。原本商易。其時爲商。所有商代各帝。均以甲乙推排。如盤庚武丁受辛。是此稱帝乙。不必指爲何人。凡在長出之次。即乙也。亦猶後世之某甲某乙。代其姓名。以五正位。故稱帝。以六柔爻。故稱乙。以全卦大用。故仍稱歸妹。帝乙歸妹。乃一國之主。爲遣嫁

之行。則宜如何尊崇其禮儀。豐備其奩具。而爻辭反稱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足見非時之行。倉足具禮。有非得已者。所指袂者。亦含有領袖之意。袂袖也。衣之重要者爲領與袖。今以震爲兄。兌爲妹。歸妹而非嫁女。故不稱領而稱袂。以兄妹手足有連袂之誼也。其君之袂。非限于其所服者。以所服或所備者。或所持者。皆可指之。君之所有。不如其娣者良。尤可見服之不良。行之失常。總不外權變之所爲。在上位猶有慊焉。一卦爻數舉娣爲言。亦見歸妹之連屬相從爲婚姻。且本少女爲主之義也。五爻本震之一爻。而爲坤之外中。柔以統剛。內以率外。此爻辭與袂與娣。亦如稱帝乙。皆以其次者爲言。明其不孕

于正也。坤道无成。故凡所爲必待于乾。惟在正位。得權宜。主持一時。此所以有不足之辭。不良者。猶劣也。亦次也。俗稱最良爲上等。稍劣爲次等。故不如其良。亦與帝之稱乙相應。月幾望者。月以望爲最光。明圓滿之時。幾望猶將及望日。是十三四日也。以其明尙有虧。光未全圓。亦猶次于望。不足也。不及也。但得主位。而當時之宜。則雖不足。仍可占吉。指月爲喻者。爲其歸妹之時。古者婚禮以昏時。故曰昏。昏必乘月之明。明必以月之望。而君比日。妃比月。女子之貴者。亦比月。月爲太陰。柔也。在位爲兌。月出于西。歸妹兌主于內。故以月明時。且包有諸義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爻辭之義。不外以柔居中。孚于坤六五黃裳之中。則无異。坤六五釋文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則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其旨相近。皆以中德爲重。坤以安貞爲德。故稱文在中。震以動起爲用。故曰以貴行。一靜一動。略不同耳。帝乙之袂。以非全德。則不足以昭其文采。故反不如娣袂之良。言震之剛。不得其位。反不如柔之美。此坤所謂含章可貞。爲女德之美。臣德之光。從人爲先。效忠

為本亦猶娣袂。含其文德。絢其華美。而合其容止。見其威儀。蓋以柔勝者。不取于剛。以女美者。不用于男。此帝乙之袂。不如娣良。義固然也。而以位當中有其尊貴。則孚于將望之歸期。而協于坤五之吉矣。歸妹原以女歸為志。凡不違此志。則行必吉。此貴在剛能從柔也。

宗主附注

六五帝乙歸妹一語。曾見泰卦六五。泰六五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當時講義。亦引及歸妹卦為證。歸妹有泰卦大象。若將三四爻互易。即成泰卦。而以六三九四。剛柔互失。遂反泰為否。此由全體言。實類泰。由人事言。則同否。以三四爻為人道所寄。主客之情。

既異。往復之數以殊。此歸妹與泰否皆相關。而六五則出人文之上。自與泰一例。故爻辭大同。皆秉坤之用也。坤主柔。為女道之宗。故歸妹必秉坤德。而成女之終。六五得中。故釋文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義均重中行。可見其所本。不外自坤六五之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來。坤稱元吉。泰亦占元吉。為其為純坤也。歸妹但稱吉。則以其為震而非坤。不過六五一爻。屬坤正位而已。震已得乾之氣。其志動。其情躁。其行易外。故不如坤。而六五仍體坤之德。以中行為先。在中以行者。貞以為利也。歸妹无四德。而爻辭則有利貞。此以正位言。亦本泰之用。泰交和而剛能下柔如咸。故得守其貞。而

成其利。若反為否。則不然矣。否不交而難協。內不可守。外不能行。則何利貞可言。此象辭不及四德。不似漸之稱利貞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官聖講義

此歸妹上六爻辭也。上六全卦之終。當窮變之位。與各爻之用不司。而以爻在上。與六三應。內外重柔。不得協調。此爻辭稱无利。明其无成也。本坤之德。无成而代有終。今上六處已終之地。成空虛之象。歸妹者。至此已不能復行其志。故各爻皆稱歸妹。獨上六无之。蓋歸妹之行。極于六五。過此以上。无可相攸。即无可遣嫁。柔至之德。不能代

生成之功。幽靜之行。不能達實收之果。此以陰盛于上。不得陽和。與坤上六相似。坤上六以陰疑于陽。而成龍戰于野之象。此則以震動之勢已盡。作為之力將窮。則兩者皆不得和。而各敗其所事。此所謂終无成也。爻辭稱女承筐无實。以无收果。猶詩謂標有梅。傾筐繫之。僅持空筐。而无所獲。故此雖懷擇人之志。而无可偶之人。女子之年已過嫁時。則生育之機已絕。縱得其偶。亦將无成。此承筐而不得實之象。承者擎受之。以待物。筐者原可盛而中虛之器。其既也。身勞无功。心切无獲。此女子之終。成大終矣。而觀彼為士者。雖非无果之時。而有損失之患。猶刲羊而无血。是不見其生也。不見其生。而竟刲之。

豈非戾其所志。枉盡其心力哉。且无血者。血以爲功之證。无血既无功。與坤爻其血玄黃者異矣。坤代有終。故見血。剝羊者。事至易。无血者。情難堪。此爲士亦无所爲。將與女而同終窮。以期其變耳。故曰无攸利。言士女皆无所成。則一切將无所利。以其不偶。則不得其助。不合。則不達其生。不育。則不收其果。不用。則不著其功。此所謂窮也。柔之極。而剛之盡。不得互助之道。自无相和之望。不獲相協之力。自无獨見之利。爲後天生化。必二者之和。而後有其功也。女既无成。士亦无功。將何利哉。爻辭不過取以爲喻。見歸妹已不復歸。而大用已不再顯。女道之盡。累及男道之窮。无成之災。兼爲无功之害。此上六之

辭。恰與彖應而无攸利矣。以彖由權變言。无利者時也。上六由常變言。无利者位也。位時同也。而有後先上下之別。以爻象言。上六六五兩陰相及。反于初九。則爲艮。山澤成損。故有損傷。筐无實。羊无血。皆損傷之象。而分屬士女者。仍本震兌一男一女。言原不相諧。終亦不相得。此與前各爻之歸妹。或反歸者相反。前得其偶。今失其和。故上六終无所獲。而筐爲虛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歸妹兌爲主。故釋文但稱女之承筐无實。而

不及士之割羊无血也。然女承虛筐。即可見士亦必无所獲。蓋士與女互爲偶。則皆有成。互失諧。則皆无利。以生育爲首。人生之至重者。故男婚女嫁。人道之本。今歸妹固違婚嫁之正。而上六更乖婚嫁之情。則陰陽兩離。男女互失。更何生育哉。此所以爲終也。窮也。推之一切。何莫不胥歸于終窮。故爻辭概之以无攸利。卽凡所行皆不宜耳。

宗主疏述

講義至歸妹。亦孚于時之暑。爲陰不足也。陰之終窮。爲物之敝。故象辭稱君子以永終知敝。此義如老氏所云。夫維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言知敝則守其舊。守其舊則保其恆久之真。此不新而常。

新。不成而常成。皆體坤之德用也。歸妹爲坤之終。卽坤德之成。傳稱坤无成而代有終。无成者而不自成。卽不求其成。代終者不自終。卽不任其終。此終而又始。敝而常新也。惟必自虛靜致之。虛則不盈。靜則不躁。此道之至要。卽老氏之旨。坤六爻皆虛。大用在靜。兌亦率坤之教。兌虛其上。陰自上始。虛其上。卽虛其本。故兌爲缺。亦卽虛也。不盈也。如物不使之滿。則必有所缺。必有所虛。兌本柔。靜之行。抱少女之節。此以靜爲先。而主于內。以制外之震。震躁卦也。兌主持其用。則躁者亦順于靜矣。此道功必以歸妹爲準則。其義已見教經。總其大綱。不外致虛靜守一。亦卽永終知敝之道。永。

終則無變。知敝則無二。此即守一也。道守一而有餘。人順衆而不足。何哉。一持其本。一逐其末而已。本一而末萬端。若逐末而不歸。將何以返本復始乎。故成道者返其本。復其始。本始不失。永在道中。而必因陰之行。柔之德。以返之復之。此即致虛靜守一之訣。于易惟兌能之。而歸妹震能從兌。剛能順柔。故名歸妹。亦即返也。復也。妹者人之始。人生必有母。母必先爲少女。此少女婷婷。即人類網縕之本始。苟无少女。何來大母。又何來人類哉。以女之少。方善生育也。若中女則已嫌不足。至長女生育機能已盡。雖能代母。不過執母之教。行母之事。非能生子女之時。故妹字有深意存焉。而

卦取兌。有妙用在焉。若已爲夫婦。主家政。期恆久。明家道者。則有恆卦在。此恆以震合巽。而長女方見其代母之勞。成家之效。若推原生生之本人類之始。必自兌見之。兌少女也。生育之事。必自其于歸始之。故歸妹者女之終。而人之始。虛靜之極。而守一之道也。女子從一而終。此守一也。亦其始也。終與始无不一。斯誠能守一者。此由人生言之。歸妹即道。推之于天地。于萬物萬事。何莫不然。陰爲陽之母。雌主雄之生。无地則天道不施。无雌則雄力不發。凡有生者。有偶合者。即一切事業。莫不以陰柔爲其本始也。至于人身。則尤顯然。心腎者性命之主。皆爲少陰。而心必依于腎。陽必根

于陰也。氣必生于血。神必成于精。皆柔主之。女先之。故命門必在少陰之腎。而不屬於太陰與厥陰。亦以少陰爲生生之本。性命之原也。細繹此理。則自知歸妹之于道要。爲至重大矣。

豐卦 三三 離上 震下

宜聖講義

豐。震上離下。與旅卦往來。旅離上艮下。艮震同體而顛倒。離由下而上。是兩卦之用不同。離之易位所致。離在下。亦如歸妹女主于內。而歸妹九二。剛履柔位。豐則六二得坤之正。此歸妹不及豐者。上卦皆震。六五居外正位。失乾九五之尊。柔主全卦之用。此豐卦內外皆柔。一正一失。得失各半。而中爻九三九四。兩陽連接。非如歸妹之一陰一陽得偶。因此中互澤風大過。本末皆弱。獨隆于中。陽剛无協。內外同敝。則雖中強。亦不可久而豐。下有初九。陽起于初。其志向外。上應

震之九四恰爲陽之初動。初四兩陽之志相同。二五兩陰之情互合。故傳曰：豐多故也。故指故舊。舊相識者。情性相投。行止易近。與旅之反其上下者相反。故旅爲寡親。親指親朋。恰與豐對。旅以不得合而寡親。豐以能相投而多故。此兩卦之大別也。然豐初四難協。而三上得諧。三爲人之始。上爲天之終。人天克和。始終有應。亦中行之道。有所佑也。佑啓于天。動作于人。截三四五上四爻。兩剛兩柔。乃成匹敵。初二兩爻亦互交孚。卽就此言。亦有多故之道。爲其陰陽平勻。升降協濟。如相識有素。毫无生疏之感。又故者兼事故言。凡過往之事。曰故事。猶舊事也。非新遇者皆故也。原概一切事物。言多故則多助。多

識則多益。助與益皆爲成功之基。立業之本。豐得之。故名豐。謂其大也。盛也。富有也。傳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豐之爲大。益孚此義。而易卦之爲大者。尙有臨。有大有。大畜。大壯。皆指陽之盛。言陽大陰小。陽得時得勢。斯爲大。臨以兩陽起于地下。上无所阻。勢勃鬱而時便宜。故曰大有。大畜。大壯。皆以乾在下。乾純陽。而上有應。其勢至強。其時亦當。故皆稱大。皆陽之德。乘時因勢有所昭也。豐亦以初爲陽。得其始。二四爲陽。且于中。始立其本。中揚其輝。是篤實而有光輝者也。剛健文明。一時之盛。豐隆拔耀。中天之光。此豐爲大。兼盛多也。富有也。所惜者。有始而无終。得中而失外。內

藏大過。用反中孚。此盛極必衰。成後必敗。爲其難久也。故比之日當天中。光耀雖極而易昃。明盛雖大而易消。此君子忌盈也。人事之有爲者。恆賴于得道多助。而其失敗也。則由于獨大无親。此情也。憂患之時。喜人之來近。則多方誘掖之。安強之際。幸已之獨尊。則好爲拒抑之。此多故與寡親。爲因與果。无他。一發于畏。一成于驕。前後之行。遂若冰炭。成敗之道。乃如影響。豐之爲大。亦難免此弊也。以不自大。乃成其大。以其既大。乃害其大。天道盈虛。人事消長。理數然也。惟君子不隨理數推移。故興亡自致之也。盛衰必有機焉。豐得時而豐。失時而貧。時爲之耳。故易以天道示人事。明三四之獨剛。則慎于乾惕。

之誠。自免于日昃之離矣。以兌爲缺。而巽多變。中互之數。恆使全體受其累。此大過必反而後爲中孚也。明以動。宜其有豐大之名。而豐字亦如年之豐收。大有也。大有屬于天。豐責之人。此其別也。故大有可久而豐難持。以其勢易變。而剛不屑自柔耳。苟明此旨。豈不長豐。奈彼處豐者不自知耳。

宗主附注

豐繼歸妹。而與旅爲往來卦。在歸妹卦。以男曲成女志。猶兄之遣嫁弱妹。且以妹字兼暗昧之意。書曰兼弱攻昧。歸妹以兄主全卦之用。柔而无守。內而求達。故六五九二互失其正。九二在內。是无

守也。六五在外。是求達也。既无守于內。則不固。既求達于外。則易浮。此弱昧之道也。進取之本在守。雄飛之心先伏。勢力之充必先固其基。推擴之大。必先厚其本。歸妹兩失之。此所以爲弱昧之象。而歸者。猶歸趨也。其行不慊。其至亦羸。其始不端。其終必敗。故上六爻。女則承虛筐而无實。士則刳傷羊而无血。可見其无成无功之果。不足以有爲也。然全卦志于歸。雖上爻空虛。而歸心不改。有歸必有集。有集必有偶。偶合之至。其衆必多。此所以繼之以豐。豐大也。富有也。衆多也。有如大有同人之象。震上離下。雷火爲豐。亦與天火同人相近。震動而離明。有作有爲。恰反于歸妹之用。震在

上固與歸妹同。而離與兌異。以明易昧。則可企富強。故豐爲大。爲豐于勢力。厚于功用。而與火雷噬嗑爲同體卦。噬嗑得食有合。豐亦以有偶多功爲用。然噬嗑者。食合之始。震動于下。其勢勃焉。離明于上。其光爛焉。而豐則反其上下。勃然之勢。一發即盡。爛乎之光。一照即掩。此豐之象如日中。日中易昃。離卦曰。日昃之離。何可長也。故豐非噬嗑可比。雖相與成始終。異盛衰。不得相擬也。然豐有其時矣。當午之日。乘空之明。震以振之。動以遠之。則亦自有其德業。足發抒其積蓄。故彖稱亨。稱勿憂。言其一時之宜。有可憑藉之功。此王假之之謂也。假者即假借。賦以時位。予以權衡。而得所

憑藉。則可達其亨德。成其大用。此豐席歸妹之餘。與大有同人近似。而與噬嗑相終始也。離中女也。而後天代居乾位。震木離火。木火通明。震雷離電。雷電同耀。此相得有合。而時利于天中也。陰陽平均。而陽在下。雖二五正位皆柔。而三四人爻皆剛。人與天地爭。天地猶遜之。此人道之盛。為多故舊。得友助之象。兩陽明于中爻。亦如日之方中。中互澤風大過。則成棟橈本末皆柔之情。故為一時之盛。而非久豐之行。離明在內。易受其蔽。震動在外。難繼其功。故豐為乘時之亨。而非如同人大有久遠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宣聖講義

此豐卦彖辭也。豐以震離合。木火通明。照臨萬類。雨陽時若。生化无窮。震雷以陽升而作雲。以陰降而為雨。雷雨之德。恩威並施。物類之生。動定咸順。而以離火之照。天日之明。蒸于下。而成雲雨之源。蘊于外。而成生化之本。文章草被。光輝无限。合以為豐。乃見陽德之大。天道之尊。上天好生。必因于日之光明。雨之潤澤。豐實備之。故名曰豐。昭其大也。震主東方甲乙木。令盛于春。離主南方丙丁火。德敷于夏。春夏之候。萬物同榮。木火之功。天地同盛。此為德者至矣。為用者普矣。生之育之。成之長之。發揚光大。篤實充盈。秀于時為華。長于地為

實華實並茂。生成莫京。此豐之彖辭。首稱爲亨。言亨于一切。達于天下。本乾坤四德之二。合乎夏令。契乎人文。昭于物華。著于帝德。夏由春來。長自生始。離在內。則光明中蘊而不露。震在外。則動作普及而无偏。此亨也。順夫時。宜乎地。盛于物。及諸人。天地人物。四者无不充盈。无不發育。无不華實。无不發皇。此所以爲豐。而協于亨。如人之有禮。著其威儀。顯其尊貴。昭其容止。齊其志趣。雍容盛大。惟美惟備。趨踰進退。有節有度。故四德之亨。爲嘉會之象。文明中道。光輝內含。振作之以行于天下。鼓舞之以被于四海。此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爲人道之至者。而豐象之。故獨以亨稱。蓋物不豐者。禮不備。德不大者。儀

不文。時不宜者。行不尊嚴。位不當者。制不合度。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人也者。時也。位也。時位者。德也。道也。散之萬物。爲功用。歸于一心。爲道德。故豐者。備也。如年之大有。爲豐登。物之富積。爲豐盈。皆盛也。廣也。以木火之德。春夏之時。乃克致之。天所予也。帝所賦也。在天曰帝。在人曰王。故曰王假之。假猶借也。假借之者。乘時之用。當陽之道。不必久也。久假不歸。將失其天。故天之假。以時也。豐之爲豐。王之所以得諸天。而畀之民。亨諸時。而予諸物。其行雖若假。在權則无僞。以時之所合。而心之所承。心承于天。志成于物。則豐可勿憂矣。蓋豐物者多憂。豐于財者。憂其聚散。盛于食者。憂其耗費。厚藏者。憂盜懷。

珍者憂奪。推之于位。高則憂危。大則憂敗。推之于事。順利憂其逆。常則憂其變。故有豐者皆有憂。而今稱勿憂。以其得王所假也。得王者得天。得天者得時。時者天之寶。王之珍。一切功業之所貴也。故彖辭曰。宜日中。明時也。時以日之中。則用亦當日之午。物以日中爲生育之極。時事以日中爲發達之極也。非必限于日之午也。以日午爲日光最盛。德用最明。則凡當其最盛最明者。皆日中也。皆亨而勿憂之時。皆王所假借。天所賦予。過此則不然矣。故勿憂二字。與宜日中緊接。以此時此位。不可失也。先此時者不及。後此時者太過。皆失也。失中也。故日中中字最要。日以中天爲光明。人以中行爲正大。此豐之

勿憂。本于中道也。失中則不亨而有憂。此與歸妹之尚昏者恰反。時各有合。合于朝者戾于夕。合于夜者戾于明。此天所限。而豐則宜日中。明其道之必重光明。行之必取正大。不得尚暗昧之爲。偏頗之志。以成木火通明之德。字震離合同之道。不得有違于日中之時耳。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官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豐之爲義大也。易之稱大。皆指陽得時言。故臨爲大。是其明例。豐之爲大。亦猶是義。而豐與臨異。臨以兩陽起于地。

下日益發揚。其道甚遠。而豐陽雖在初爻。得其本。而隔以二爻之陰。惟三四兩陽。居于中。爲陽正盛之象。而四爻已達外卦。上蔽兩陰。其行頗促。故彖辭以日中明其用。言豐之大。僅就兩陽在三四爻言。如日之方中。故稱大也。若依臨卦之例。則臨爲自下始。有其本。而豐則由下以間達于中爻。得其中。臨由初二達乎五。上前途遠大。而豐自三四望于上爻。前行短促。故臨猶朝日之初升。而豐則午日之易昃。是以臨之大。洵大且遠。豐之大。大而不久。爲時甚暫。此其異也。豐以離日之明。合震雷之動。卦自初始。是內明而外動。始明而終動。故曰明而動。離震之合德也。離之象火與日。在下爲火。在空爲日。則此明

字。日之光也。震原爲木。而在上爲雷。雷發于雲中。雖可爲霖雨。以成生化之功。亦可蔽日光。以阻離明之用。此處就當時言。則明于下者。動于上。生于始者。育于後。溫熱之力見于日。潤澤之功本于雷。震離之契。生化必宏。故占亨。以見效也。而必孚于春夏之時。若乖其時。皆失其用。如秋日非不烈也。而非生物之時。冬雷非不威也。而非震動之際。則不得名爲豐。以无生物育物之效。且或反爲災害焉。故豐著時爲之。雷火之合卦。尙有噬嗑。與豐同體。而易其上下。其德亦殊。蓋噬嗑內動外明。陽雖得始。而阻于中爻。九四六三。反于既濟。故不得稱大。以生育之力不顯也。然震男離女。男以下女。如澤山咸。陽起于

下止應于上。初上兩陽中含九四如頤中有物。故以噬嗑名。言得食也。食必有合。合者可食。不合則食爲害。此食與合一義而二用也。豐以離居震之下。反其求食之情。非復頤中含物之象。陽盛于中。乃見豐天之用。二五正位皆柔。剛不得主。乃代之以陰。是即假也。王位在五。而假之于坤。以乾飛龍在天之位。而假成坤黃裳元吉之情。此文明內含光輝足式。有其道也。王何以假。借予其權。俾成其用。此志在大其道。剛而用柔。尊而自卑。皆欲成其大原。君子克己之行。故釋曰。尚大也。尚猶願也。嚮往也。心之所之。思之所至。以大爲願。而不惜假以予人也。天之主宰。功不自居。而假于日。日代天明。故天不明。此後

天離代乾。而六五乃代九五。以履帝位。王自願假之。則六五非僭竊者。上之所願。而非臣下所攘。始乎明動之道。而有豐大之稱。故尚大者。土之志。即天之道。天之道。即時之宜。主不自尊。以時畀諸日。乾不自主。以位畀諸離。故上之震。長子主器者也。而至成離中女之德。是以二與五皆柔。初與四皆剛。上下相協。一剛一柔。剛皆自下。此所以謂之假。自上位言爲假。自下位言爲得所憑藉。以乘時履位。有可爲者。土假之之力也。如日中天。居天之中。得憑天之覆。有其高明也。而高明之德。一時之情在天中所憑藉者。不可久假。故日至天中必昃。昃則非豐矣。如三四兩陽失位。即非日中之象矣。以日中之昃。則

承王假者一時之功。時既難久。必自多憂。是以豐于前者。嗇于後。大
于始者。弱于終。全卦中互大過。本末皆弱而成過。過猶不及。爲失時
也。然當時則喜。故曰勿憂。但日中以兩陽亘于天中。宜照臨天下。其
時至當。其用至充。此豐之爲義。必本中爻之陽。如日之當空。无不照
也。日之爲行。有其度。況合至動之震乎。行行不已。則不可久。居于空
動作不息。則易致移改其位。此豐于日中者。循至將偏于西。天道无
不變也。當其至盛。卽其衰時。達于極豐。卽其嗇始。故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不可滿也。滿反爲虧。不可過也。過反不及。互爲因果而相往來。
不可避免者也。故天道常虛。人道常謙。德重于柔。物貴于讓。是聖人

之道。闇然而日章。惡其明也。豐之日中。明則明矣。而有不明者。繼之。
如月之至望。盈則盈矣。而有食者。繼之。食與蝕同。虧也。非專指月食
而月食亦必在其至圓時。可見天地盈虛。及時消息。不可易也。日中
之豐。卽已兆其昃之嗇。日午之明。卽已知其晡之暗。此明入地中爲
明夷。日夜往來。不可息也。天地尚如此。不能違其盈虛之時。而况人
乎。而况鬼神乎。蓋甚言其不可久也。以人小而鬼神虛渺。更不及天
地之大且明顯者。何堪常豐而不變哉。

宗主附注

釋彖辭。引申彖辭之義。而其旨在明天道以立人道。仍與各卦同。

以彖辭宜日中三字。爲天道。而推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則示天道不常。人事亦隨之多變。一盈一虛。一消一息。互爲因果。相與起伏。天地尙不能違。而况人乎。且由人更進一層。曰。况于鬼神乎。以人近而鬼神遠。人顯而鬼神隱。近者尙不可知。遠者更莫測矣。顯者尙不明覩。隱者更難明矣。是以豐之爲豐。能有幾時。大之爲大。能續幾世。時世之變。有如歲序。冬夏寒暑。輾轉遷移。若以夏語冬。視寒如暑。非病卽顛。而能應乎常變。適于功用哉。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坤履霜。堅冰至。離日昃之離。皆極言其時不可留。德不可久。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之言。深晰

此理。故豐之宜日中者。已明示凡非日中皆不宜。而日中果能幾時。况愈至中。愈易偏。愈當盛。愈易衰。日中之時。時也。而時不居。此有日中。卽有日昃。暑炎之勢。勢也。而勢不久。此有炎暑。卽有秋涼。世人只知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則何貴乎易。易者明變易爲重。故于常變之道。盈虛消息之數。屢屢言之矣。而人不省。安望其有豐功大業垂于久遠乎。豐卦以二陽在中。如日中天。前阻兩陰。其進至促。故釋文以日中則昃爲解。亦本象立辭之旨。日月皆有明晦之殊。全偏之異。其爲用亦隨之不同。故曰垂象示明。莫大乎日月。明者德之昭。功之著也。豐以雷日相倚。雷由雲生。雲乃蔽日。是

其象已非久而遠者。而在卦用言。雷日不同時並見。故象稱雷電。電亦火也。在雷雨時而見火者。惟電為明。此噬嗑與豐。皆稱電不稱日。不過離固有日之象。苟雨散雲消。日自現于天空。而雲起雷行。亦必日之所蒸也。此講義重日。與彖辭宜日中相應。蓋若取雷電。而不及日。則何限于日中哉。朝夕夜間。何不可見其德用。且暗夜電光尤明。雷聲尤震。其威儀光采。較日中有過之。今稱宜日中者。指日之光熱及其功用言。以日力蒸地上之水。必其正照之時。而雷雨之成用。即自日中之化育來。此處不可過泥。泥則徒得其偏。而失其全。以豐為大。而兩陽在中。是日中之象。而非電火之一

閃即逝者可喻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宣聖講義

此豐卦全體象辭。申釋彖辭之義。明人道也。彖以豐之大用在時。時豐則豐。時嗇則嗇。天地尚與時消息。則渺小如人者。虛飄如鬼神者。能不隨時以行哉。人在天地間。自順天地之數而遷移。鬼神在靈界。上屬于天。下屬于地。中屬諸人。皆有靈而无形。有名而无迹。則其感應天地之變。隨和時勢之移。更較人與物為捷為敏。此天地之靈。曰鬼神見之。天地之變。亦曰鬼神徵之。雖虛而難察。飄而莫定。其氣之

與數相應。其德之與理相通。實爲兩間之至者。豐以時爲消息。則鬼神先時而知。人雖不及鬼神之靈。而形顯迹著。所感召者。易見易聞。所影響者。无方无位。則如四時之序。九洲之士。莫不身歷而親履之。耳聽而目存之。其常其變。何暫何久。皆不得違于天時。戾于氣數。則豐之有嗇。大之有弱。何非時爲之哉。何可更易其數哉。故宜日中者。豐之時。而日中則昃。亦豐之時。自明其用矣。皆由卦德言。豐兩陽。日于中。爻如日中天。是合震離而一之也。若分其上下。而求其所合之情。言則上爲震。雷也。下爲離。非火非日。而爲電也。因雷電可同時顯其用。而雷與日則不可也。雷電可相資。大其威。而雷與日則

不得也。以雷行于雲。雲反足蔽日之明。日昭其炎威。而雷不能發聲于青天之際。此兩者之象。必取雷與電。而不及日。與噬嗑同。噬嗑亦以雷電同稱。彖辭則曰動而明。因震在下。離在上。已如天雨。雷鳴于空。電閃于遠。聲行緩。則近者能聞。光行速。則遠者亦見。電之與雷。雖爲二名。實出一氣。聲謂之雷。光謂之電。有其一。必有其二。見光而未聞雷者。其地遠耳。故雷電之合。乃陽氣之行于陰中。初非如水與火之異也。而震木也。離火也。木火同德。如燒薪燎草。皆相需成用。无木即无火。是與雷電一氣相生者。有類似視。其所在以辨之。或曰木火。或曰雷電。推之。或雷與火。木與日。亦原可通。惟在噬嗑與豐。則以稱

易經言解
雷電較于象耳。雷電皆至者。以聲光並顯耳。曰咸知。是指近者言。若噬嗑无皆至二字。是不必限于近者。以震近而離遠耳。豐則離內震外。光近而聲遠。今既聞其聲。自早見其光。卦兩陽在陰中。而當中心。聲光發于天之中。如日中天。則耳能聞。目能見。非遠地也。雷電皆至。可見天威咫尺。天顯威于雷電。人致威于刑罰。故人道帥豐。而以折獄致刑。亦昭其威。使民有畏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威懷德。爲政之功用。賞與罰之謂也。而罰必重于賞。爲勸善懲惡。以刑惟嚴。刑之不乖。治乃自固。人民所以生存安樂者。賴明刑以遏其慾心。此中古之治。不廢刑律。且必尊嚴刑。雖必重。而行之以慎。不故出故。

入則刑得其效。此帝堯之聖。不能廢皋陶之官。而明慎之言。載刊于唐虞之史也。在噬嗑卦。亦曰。利用獄。君子以明罰勅法。與豐之義大同。皆本天之明威。而成民之明威也。蓋噬嗑爲得食之象。有食必有爭。有爭必有訟。此獄之利用。罰法之必明也。豐則以豐大之象。如豐年當有之時。物豐易啓爭。厚藏易致盜。財多易相奪。大利易爲惡。此因時制宜。亦必先折獄致刑。如天之雷電。昭其威也。折獄者聽訟之事。與訟卦有關。致刑者罰罪之事。與噬嗑相應。而皆本于大學格致之道。爲欲民物之安。必先得其情。欲財用之豐。必先正其序。欲功業之大。必先有其賞罰。古今不易者也。豐以豐有而大成爲志。則折獄。

致刑勢在必先而噬嗑雖明罰勅法尙未實用豐則旨在執行以噬
嗑近于細行而豐則關於大事噬嗑擬于初發而豐則近于將成故
噬嗑明之勅之不過示其有法而豐則折之致之是已見諸實施此
一始一終一細一大有不同也由豐之盛辟右夏之時而夏後有秋秋
收爲豐年之時故刑人者必于秋順天時肅殺之令也以天之威繼
其恩則人之刑繼其養其道一也雷電爲威雨澤爲恩恩威同著天
之道也豐于物以足其養明于刑以昭其罰養罰並尊人之道也讀
者勿泥其辭可也。

宗主附注

豐爲物之豐盈。而與大有略異。大有者已有之象。言人皆富有也。
豐者豐盛之象。言物自豐盈也。物之豐盈不必人皆富有。爲其難
均一也。均无貧。惟大有以火天相合。能均之。不均則爭。此豐以雷
火相配。而有猜忌也。故豐近于噬嗑。人急求食爲噬嗑。既求之急。
可見其原空乏。而非飽飫。此民貧之象。豐者天所予。而人不能平
之。故多爭。而獄興。有如訟。此君子以豐而折獄致刑。明爲平其不
平均。其不均。以遏止爭訟。故與噬嗑利用獄者大同。皆人道之失
也。而與大小畜有類似。却近于大有者也。大小畜亦以物之畜積
爲義。有如富者多積財物。亦不必人人皆然。既不能盡致之平均。

則物有聚或散。多者自多。寡者自寡。此畜積爲富有也。富于一。貧于其他。則不得不妬忌。如夫妻反目。同室尙不免有詬誶之聲。富以其鄰。比居尙不免有羨妬之志。此由大畜辭言之。見其關於財物。不宜偏屬于一人。亦以其不平不均。有悖天道。而與大有既異。與泰尤乖。泰爲太平。物无所畜。而人亦无貧。故曰不富以其鄰。言鄰皆不富。我何獨富。而不富非貧也。惟不富耳。不富于一家。即分配于大衆。此不富亦不貧也。均之至也。平之至也。以地天交泰。陰陽平均。互相銜接。止于太和。爲道之至。而孚于天者。小畜則不及之。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住有尙。

官聖講義

此豐卦初九爻辭也。初九在下。而與九四應。重剛不協。以下卦離上卦震。皆陽在下。陽志于外。剛主于升。分上下言。初九之進。爲六二。九四之進。爲六五。皆剛與柔接。一陰一陽。求其近配。而有合。此初四爻皆有遇也。遇。合之謂也。初九所遇者爲六二。在內之中。秉坤之正。是能匹配。而居正位。是爲主也。故稱遇其配主。與九四之遇。其夷主者不同。配者匹配。夷者平等。義雖近似。而一爲正位得時。有支配之權。一爲失正違用。如芟夷之象。夷與中正反。卽失乾九五之位。反就于

坤黃裳之占。裳者下衣。黃者正色。正色而屈于下衣。是恥辱也。以非坤之象。而竊坤之用。所謂夷狄之道。非綱紀之正。故稱夷主。君如四夷之君耳。而六二則孚于坤。正有其安貞之德。達其覆載之功。此初九得其主矣。故稱配主。俗以名實相副爲配。如稱人曰配。有此譏人曰不配有之。配卽孚也。合于所稱。得其實用。而有主持之權。派遣之命。猶昔刑人發配。必自上命之。且配者亦必有其同等。如人之偶曰配。言相匹配。而得協和。尊其位。重其命。有爲之匹者。以豐象重刑獄。則配字實含有配遣之義。亦如罪人妻女。交官擇配。是其一例。初九原勿用之地。而得其主爲配。以與之合。言雖在下。仍有求于派遣之

情。雖勿用。仍有希于配達之效。凡以上命爲分派者。皆配也。初九聽命于六二。不得自尊。以剛從柔。而外无應援。以下求上。而中難駁拔。此不得不俯就配主之命也。豐原盛大之象。而初猶幼穉之時。離火始燃。光華初見。所占不大。所持不久。故曰雖旬无咎。言僅保旬日而已。旬十日。豐如日中易昃。過其時則有咎。雖字已明。旬外有灾。如日不得永在中天而不昃也。往爲前進。有尙者。有所希冀。求其高尚也。初九志在外。企于升。故辭如此。有尙有字。言可有而已。且文意承上句來。亦可謂前進尙有咎。蓋以初九之遇。非果真主。雖有內卦正位。而非得時之君。此惟能保其旬日无咎。而旬外有灾。初固求進。終仍

有咎。是深戒其勿貪往也。以得時則有功。失勢則有咎。咎與功在初。固未定。應視其以後變化。如慎于所往。而凜然于配主之威嚴。則或有所慕。如輕于其進。而傲然于平等之思念。則將有其災。此初九之辭。不即斷其爲吉爲凶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爻辭僅云旬无咎。則可推知所保者旬日。若過旬日。則有災咎。亦初九剛无所應。下而求升。所持難恆。其害在後。戒占者知配主之遇。非得時也。如睽遇主于巷。亦非正道。不止之遇。

其合不久。終必乖離。離本包附麗與分離二義。初九之離。即初附而終分。始免咎。而後有災。以豐志大。不甘屈辱。急圖升進。而厄于勢位。戾于時宜。外无其援。中失其守。故不克久而所保止旬日而已。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宜聖講義

此豐六二爻辭也。六二離之中爻。亦其重要之爻。而爲內卦正位。坤之德用所寄也。離爲兩陽一陰。陰在中。而主二陽。如人之目。精睛之象。陽中之陰。爲神水所存。照明一切。爲視物之主。乃秉坤元之德。安貞之道。純陰之精。實爲生化之宰。而象取日。言離得坤之精。含章可

貞光明煥發。以成後天生化之源。此離中爻。即坤大用所見之位。豐以離主全卦。則其大用亦昭于六二。雖全卦正位在五爻。而二五正應。以共成文明之德。今上爲震而非離。原有異。却以六五故。亦與離同。是猶明兩作離。爲明視之本。生育之根。故爻辭稱豐其蔀。蔀草也。如茅如葦。俗多取以覆屋。故稱貧戶曰蔀屋。即茅舍之意。上古无磚瓦。屋室皆編蔀以爲覆。編荆以爲牆。後世易以磚瓦。而貧者仍其舊。是以稱蔀屋爲貧者之居。非古也。蔀茅易長。乘時發育。便于包覆之用。得之既易。用之又便。能蔽風雨。遮日光。是猶茅菓之利。泰否稱白茅。此稱蔀。其意甚近。皆取易生易茂之物。多功而少害。捷取而適用。

爲凡民之利。亦足昭天道好生之心。明日光發育之德。功及于天下。而无勞。利溥于民生。而无費。且繁滋蔓延。有日之照臨。雷雨之潤澤。无不生。无不茂者。物之生易而茂盛者。止乎于豐盈之義。五穀盛收。曰豐年。原亦草也。而蔀又較五穀易得易用。不勞而穫。不費而成。敝則易之闕。則補之。編蔀不難。敗舊不惜。是以取以爲喻。可見天之生物不擇。日之育物不私。愈賤者用愈宏。愈多者功愈溥。故蔀茅之屬。皆人生不可少者。其豐也。即其功。其盛也。即其利。蔀茅之功利。即天日之德用。天日之栽培。即人民之福利。此離秉坤厚載之德。而施及諸人物者也。日中見斗者。日不明也。如雲霧蔽障。天日晦明。則斗見。

又如日之食亦見斗斗爲星之大而易知者本不宜于日中見今乃以日失其光明而斗見此反常也以六二陰盛固由雲雨之澤以豐其蔀而以光明之晦乃見其斗斗固星名又可象量器之斗亦可推爲器物之斗凡有柄有勺者皆斗之類如水斗酒斗日中之斗固指星而推其意則可包人之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而用其量出爲入之斗利人之不知而爲欺僞之行乘時之多晦而有利己之志蓋斗之大用將以平人之私正人之僞人而无私僞則可不用世之奸巧者更以斗取利吝其出而減其量貪其入而加其容此斗亦爲害人之具于日中見之豈非陰昧之行乎又有乘物力之艱而規規于升

斗之爭因糧米之賈而悻悻于斗杓之利是與閉糶與同謀財者類皆斗之咎也六二之見斗實宜預防之以陽中有陰而志于進故求往而得疑疾疑由陰陽爭如坤之陰疑于陽必戰也因疑而成病亦心疾也六二之象如人之心天之爲日人之爲心心有暗昧則疑生焉日有晦明則斗見焉故疑與斗有相應發于恐懼根于憂虞皆不光明坦白之象故斗亦可推作戰慄抖擻講言心疑則身顫動而莫定也然以六二得中與剛有孚而能發育之光大之是以上占吉發右者其志頗大其情甚熱如火之發如物之育亦與豐其蔀應蔀之發育以陰陽之孚事功之發達亦剛柔之濟此其志能相信而心有所

尚與初之有尚相同。則六二之柔得兩剛以孚而共發之。如日光之照。雨澤之潤。相濟成用。則部以發。若不孚不濟。則反害之。何語于豐。此吉占由有孚得。而疑疾亦由有孚除。與大畜遇雨之吉正同。

宗主附注

豐卦以離日為主。以離在下。凡卦之下。皆可主全體。言如草木之根。堂室之礎。必自此始也。下卦以初爻為始。初又根之根。礎之礎。雖勿用。亦關重大。剛初者陽得本。柔初者陽失協。皆以陽言。不及陰者。陽升陰降。陰自上下為順也。然卦皆自下上。故有陽順行陰逆行之稱。言初為陽者。其升自順。初為陰者。其進為逆。逆者反也。

反其常道也。以陰自上而下為常道。今反自下上。是變降為升。豈非逆乎。如水逆流。必由于外力之驅使。如風之激。如人之堵。為逆水之性。以成其用而已。故陽者上行為順。下行為逆。陰者下行為順。上行為逆。陽象火。其性炎上。陰象水。其性潤下。此合五行之數。亦有順逆之分。卦不必皆順。或皆逆。則視爻為斷。而爻以初為本。亦猶卦以下為主。如歸妹下為兌。故少女主全卦。豐則下為離。故日與火或電主全卦。其上之震。不得不隨之。此歸妹以兄從妹。而豐以雷從電也。從者為後。故下為主。猶君臣主僕之類。豐以離主。故爻多指日言。以日為離之象。而分別言之。當取日。若合言之。則

如象辭稱雷電。電能同雷行。日不得與雷合也。今講各爻。乃分上下各盡其用。則以日爲象。不取電。亦不稱火。非與象辭異。乃易例之大凡。有分合兩講。即因有主從兩用。豐以日主大用。而雷不過從之。如日後有雷雨而已。雷雨之來。原由日之蒸化。此亦如臣之聽命于君。僕之順事其主。不得先之也。豐既先日。則凡有象。皆由日中見之。此爻辭有見斗見沫之謂。明其行爲害。感日當之。亦猶初爻之過旬災也。旬者。日之積。以天上之日。成人間之日。日行一週而一日始終。則日中。即一日之中。日之積。即日之豐盈。亦猶日在天中。其光熱倍于平時。旬日之功用。亦什倍于一日。然不可過。

過旬則不復如旬中之豐盈。正如日昃。則不能如日中之光熱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二爻辭前後之意有殊。前稱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是不利也。後云有孚發若。又占吉。人或不明。故申言之。六二以一陰在兩陽中。原无大用之時。而以居內中爻。得坤正位。則孚于安貞之德。是以初不利而終占吉。且吉字貫全文。言而實則由有孚來。故釋文但揭有孚發若一語釋之。蓋六二離之要位。陰以少而貴。居中以御外。秉柔以濟剛。此其德在孚。孚者如鳥之孵雛。必雌雄同

功而雌則任其孵化之勞。離之六二亦以孚于兩陽而獨任其生成之德。故曰有孚發若。言有孚以信于志而發育以盡其德。此柔之本志。即坤順承代終之志也。六二之日中見斗與九四微異。以九四剛爻六二爲柔。本陰暗之象。蔽晦之時。日之不明宜也。九四剛爻而亦不明。是日之失德。非雲雷之咎。故釋稱其幽暗不明。六二以日之蔽明如黑霧之障。九四以日之失明如日之食。此所異也。而其害亦有別。故六二雖得疑疾而仍有孚。雖往不利而終占吉。則本離之德。離自能明。雖一時之疑不傷其後來之視。正如火澤睽之遇雨則吉。群疑亡也。睽由驚視而一時不明。正如日之因雲蔽。苟雲已作雨。頃即

復于清明。豈非其障已去之象。亦如驚疑者。既分明真相。自无可疑也。豐之六二有孚發若。亦以得雷雨之後。日當復出。斗亦不見。若人日晷既去。疑疾自解。更何憂慮。故疑疾生于心而發于日。人之日即天之日。日中見斗。猶日中生翳。皆障也。而以其孚。啓發其心。遂除去其疑。此所以終吉。釋文所稱與大有六五正同。大有六五亦離中爻。與睽之上爲離卦正同。大有釋文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亦言六五能與陽孚而相信。以啓發其心志。不復憂疑。大有交如。與此發若。亦有通義。交者交和。發者啓發。皆溝通也。不通則不交。不交則不和。不和則不發。交與發原相應。而如字與若字意義亦同。與乾夕惕若。

近似而在離六五尤多用若字皆示其疑似未定之義與大有六五交如威如兩用如字一例後天離居乾位日代天明其德至昭其行至速昭則易晦速則易變故不能定其象則以如若字稱之言當其時則然過其時則否如日中易昃昃與日中已大不同故變化甚迅且甚多也凡占得離者皆然

九二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官聖講義

此豐九二爻辭也九三離之終中爻之始剛爻剛位爲陽之成豈之宜日中者即以九三九四陽居于中也陽之旺如日之中而其德用

如物之茂物之生育必以春時得日之溫和雨之沛澤以發育之榮養之而後茂盛繁滋此即天之生物必假日與雨澤以致其用成其德故九二稱豐其沛言雨澤之沛豐多而生物亦隨之豐滿與六二之豐其沛者德較廣用愈大不獨草也凡有生者皆沾其澤此所以稱沛不限于一草一木亦不限于何類也九三人爻人道之始人生所需亦有賴于澤之下沛人民之生育尤有望于恩澤之普沛經而豐可見其生之盛亦即在上者恩澤之周而沛字又兼有肺字之義人身之要藏肺爲最上肺主氣而沛其津液化其水達其脛脉通其水道此亦如天之雲雨有恩澤沛施之功日中見沫沫者涎沫也水

成聚而爲沫。亦猶澤也。雲之爲雨。澤之大者。露之成珠。澤之小者。雨露者。皆澤之下施。生生之源。不可少者。而日中見沫。爲日蒸化之功。若由日言。反害其明。而由生言。則宏其德。故見沫非咎。不過日中非其時。易有咎。凡日之象。皆可視爲人之目。故日中見沫。亦猶日中見淚。日字從日加一。正以象日。人之目中。无故不得有所見。見沫者。亦足蔽其明。是沫字。亦可作昧字講。有所昧也。明之有蔽。則視之有虧。則動作不利。而動作先需其右肱。以不明而折其右肱。乃失其臂助。人之手足。爲一切動作所資。而右尤要。右肱之折。所損大矣。既昧其目。又折其肱。可見九三之災。不克守乾惕之訓。而干重剛失中之咎。

如人剛愎自用。偏激求逞。其害不旋踵。與初之過旬災。又有甚焉。而爻辭无咎者。乃自作之孽。无可咎也。若果天之所爲。則亦可免于咎。以天方豐沛其澤。當不忍下民之苦。則雖見沫。終復其明。折肱終成其用。此豐之本志。將以達其盛大之功也。然天道不常。人情不悔。九三雖无咎。至所應上六。則占无人之凶。是不獨不明。將无所見。不獨折肱。將亡其身。其害可勝言哉。九三與上六一剛一柔。原得其濟。而九三過于自用。乃逢其災。此乾九三以朝乾夕惕。惇惇致其訓誡也。惜世人占九三者。多忽之。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易經言解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三中爻之始。人爻之一。重在人道。易以人順天爲訓。則凡天道之乖。即人事之戾。天時之不利。即人事之失宜。九三豐而爲沛。雖有澤沛之象。而被其澤者。非如五穀之能生人。非如要材之能利民。既未及所沛者之爲重要生物。則可見其所成者。亦非屬於大事。大事者。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則祭祀之誠。一則民士之衛。一爲國之生存。一爲邦之保障。不可忽者。故稱大事。今九三所豐。不關於祭時。不屬於軍事。則猶初四爻之部。其爲用亦渺小矣。雖沛有雨澤沛施象。因德普及。而亦尋常之行耳。難語于祀

戎之備也。此與遯九三同義。而與賁旅亦相似。皆瑣細之功。平庸之用。不足爲豐之大者。豐而不及于大。必時之有未宜。豐者大也。事者人也。天不豐于重物。人亦難用于大事。時也。位也。以九三重剛失中。而與九四不協。失中爲過。不協爲孤。過則易于其災。孤則寡得其助。此不可大事。乃明戒人之自慎。而若忽焉。貪于前。罔卹其後。志于得。罔顧其危。不審于時行。而貿然圖進。不辨于所備。而悻然求逞。則其必有折傷。已可知矣。故爻辭繼曰。折其右肱。右肱者。人身要體。爲動作之需。執時之本。不可折也。而竟折之。將何爲哉。失其利便之器官。猶喪其匡助之同類。如人一身。而失右手。生活必有所限。況他求乎。

故曰臂助。言其相依甚切。如左右手之相助也。失其右手。所餘之左手。亦無力可爲。雖未折。亦无用。故曰終不可用。以九三妄行。昧于時位。違于夫人。乃獲此災。則无咎。乃言无所咎也。豐志于大。故易于貪妄之害。况九三過剛。而无所濟。獨行而不知悔。折在右肱。猶小焉者。蓋利則難大。禍則難小。理數然也。右肱之折。將且亡其生。不用之餘。將或損其命。此九三惟有自反于乾惕。以求其免咎。苟不早悛。離震之間。不得進已。火木之功固大。其害亦豐。以九三兌與巽之中爻。順于柔。則悅。本于剛。則傷。兩陽困兩陰間。此其爲日中見蔽晦之象。无論爲斗爲沫。失明一也。失明而圖大功。有蔽而希大用。其禍可勝言哉。

哉。

宗主附注

九三爻辭豐其沛。沛字。一說水草爲沛。又凡如水之流沛者。皆曰沛。而柔草風靡。亦若流澤之沛。故沛與芾亦相通。如詩蔽芾甘棠。言其葉之披覆。猶雨之沛然下垂。推之旌旆之旆。何莫非垂沛之意。皆取其自上而下。流沛如水。則恩澤之沛。正沛字義中所應有。九三之豐其沛。實以雨澤下施爲主義。而賅一切垂覆言。所沛者。豐所覆者衆。此九三剛德。秉離日之化。承雷雨之施。乃有之耳。日中見沫。沫字本與沫字通。沫爲微明。又斗星中之光晦不明者。亦

名沫。而水流成聚曰沫。浮漚流沫。亦從沛字來。水沛而後見漚。露凝而後成沫。皆自上施下之澤。以九三九四六五互兌。卦兌爲澤。又主口舌口涎亦沫也。而九三從六二日中見斗來。實指暗昧者多。昧沫一義。如昧爽。即微明也。日中不得見之。見則可知日之蔽晦。雲霧之垂。如草木之覆其葉。推之人道。則爲目之生翳。有所障也。目不能視。則手足无所審。而有折傷之虞。此折其右肱。固由剛過易折。實亦蔽晦致傷。動作必主于心。目之視。手之持。皆心之命。九三聽命于五。五爲柔。故心爲之病。亦如六三得疑疾也。六二在中。故病生于心。九三在外。故災見于目與手。爲病異。而所以病則同。六二得中。故占吉。以其有孚。九三失中。故有咎。以其未慎。此夫子戒以必遵乾惕之訓。方免于晦折之災。以日中而有眚。則有同于明夷。以右肱至利便。而有折傷。則有類于睽。以皆離之失也。失者過也。因豐中互大過。故各爻不免于害。陽過曰大過。陽盛而後過。于人爲剛愎。賈禍于物爲多聚。招災。故卦名豐。言物衆而用不當。人強而行過中。則雖獨豐。何以免咎。此爻辭輒責其未能乾惕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宣聖講義

此豐九四爻辭也。九四上卦之始，爲震之初，卽其主爻，而與九三同爲中爻，重剛不協，以九三言，合乎既濟與泰，而九四則同于未濟與否。此九四之剛不當也。二與四同功異位，二多譽，四多懼，故二爻之辭與四大同，而所占異，卽二得正，四失中也。然九四以與六五近，如初九之于六二，有相得之情，雖上下不得其應，而有其比鄰可親。此初與四皆有遇主之辭，且占吉也。豐其蔀，日中見斗，義見六二爻講解，以九四雖剛而失中，與六二之得正而爲柔者，其蔽正同，故所豐者蔀草而已，較九三之沛爲不及矣。蔀生而賤，雖豐不足大用，日中本不當有所見，今以蔽晦而見斗，是失其光明，天下同爲暗昧，六

二如雲霧之障，九四如日之食，其不明一也。而九四爲過剛，非如六二本爲柔爻，陰柔暗昧，時地所爲，九四剛爻，而陽光被奪，蔽晦已甚。則天下同有幽昧之傷，日中見之，所謂晝晦也。日中而見，所不當見，其爲災眚可知。然爻辭不言凶，且有遇主之吉者，以天災不常，猶可避也。日月之食，日月之災，天下雖同晦，而非无可趨避者，如夜之暗，有燈燭以繼其明，則晦亦何所害。所兆在小事，而非關乎人民日用，故不言凶。且以九四進于六五，得其下交，故反占遇主之吉。可見剛之賈得柔也。遇其夷主，與初爻遇其配主，皆指有所合。初合于六二，四合于六五，二五皆止位，故以主稱。而六二在內，與初同隸，易于匹

配。故曰配主。六五在外而反剛爲柔。失其正位之德。不似六二之協乎坤貞。故曰夷主。夷者平等。艾夷也。傷也。有所削減也。如古稱外邦曰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合稱四夷。如華夷。即中外也。夷雖不必屬于外國。而非堂堂正大之稱。猶中國邊遠。亦以夷稱。謂其不得與中原齊也。九四柔履正位。象夷狄之君。或者女后。臣下攝政之主。故曰夷。言猶與人民平等。而較帝王減降也。以九四剛而遇柔。下而得上。如強臣見寵于弱君。疆鎮有得于鄰主。則其志不堅。其心易外。此占吉。由于動變來動。變則重剛反柔。失中反正。多惧反安。不明反昭。此所以反占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前四句爲合六二爻辭釋之。而不在六二。却在九四者。亦以六二得正位。孚于安貞之德。雖有豐蔀見斗之象。究未戾于豐之大用。九四則以剛之失中。外而難退。其所遭之蔽晦。不得即復其光明。故特釋之。言豐其蔀。不及他良材者。由九四位之不當。與六二之情不同。六二有其位。而所豐止于蔀者。一則柔之爲德不大。一則在下尙屬德之初試。則雖先豐其蔀。將來或推至其他。而同豐焉。此初二豐蔀之後。即有九三豐沛之辭。可見天之所豐。正不止

于部且必由豐而沛施无窮故六二釋文无貶辭而九四則竟以位
之不當明其用之有限不復期其更大其用廣其德也九四在外外
以內爲志與內以外爲志者恰反剛而求其降正與柔而望其升皆
逆也逆則无功而六二之能進于九三以大其所豐者實本卦之例
由下而上本乎自然也今九四重在下應于初而兩剛不協此雖逆
行亦將无成故釋以不當位也日中見斗六二以柔在下猶易復其
光明九四以剛在下則難即返其本象此釋文稱其幽不明言其爲
蔽晦所困而不復其光輝則直是日中之變耳以九四乃震主又震
雷之動必雲雨之時震動而雷電行速變化至易此不明由于天之

變即日之雩日失其明物遭其災則幽不明者包一切言皆幽暗不
得光明也六二離之中爻原有光明之德雖見斗一時之障而已而
九四震雷之用雖有電火之光而非天日之明此明亦幽也幽者如
長夜如暗室如地下之災如冥間之情暗昧不覩光明也推之凡蔽
晦抑塞鬱鬱久居幽昧不得光明行同長夜无所視覩者皆九四之
象以豐而即于幽昧以大而失其光明則所用反非所志所成反爲
其害雖豐何足貴哉故豐止于部其德已細而日中竟幽昧其道已
違九四之占實豐之失占者得之宜自慎耳然以震爲動德重行果
順之亦有遇而占吉是貴在能應變也故釋遇其夷主吉爲行之宜

行而後得有合。行而後占吉。此震之用。有與離麗相違。而與分離有契。九三九四重陽相接。志在上行。不卹其過。故雖不明。而无大用。却有遇合之吉也。不過九四剛過。正與九三互成大過中爻。剛過易折。亦如九三折其右肱。三折其手。四失其明。其損相類。失明者无目也。九三見沫。爲日之病。九四不明。爲日之盲。是三猶可視。四已失所覩。雖欲不行。不可得也。以行而出于暗昧。達于光明。則仍有其視力。而可遇其外主也。豐之爲豐。本離之明。合震之動。方成其用。今不得其明。惟順以動。動而後復于明。此釋文以行字。明爻辭遇主占吉之由。來。不速行。則終自困而已。何望其吉哉。九四與六二剛柔異道。六二

宜守。九四宜行。此坤與乾之別也。乾九四亦以躍淵无咎。貴在順時。以動動而上者時之宜。動而下者位之適。震剛爲柔。而六五得止。故宜于行。進進則可與六五合。行則可離九三災。此爻辭釋以遇其夷主吉。使占得者速行耳。則如斗杓之所指。爲方之利。指示人之途徑。果有行者。可取則焉。蓍草雖豐。不足留戀。日中雖暗。猶可趨避。以所蔽者近。所育者細。近細勿貪。則遠大猶可期。豐之大用。原在遠大。如務近細。得毋悖豐之義。此初與四占遇合。皆由行進得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宣聖講義

此豐六五爻辭也。六五全卦正位而爲柔。坤之六五而當離外中爻。今本震之中合坤離之德。其下應六二亦坤之正離之中。柔以爲用。內以達外。故爻辭稱來章與坤之含章相應。卦下爲往。上爲來。以成往復循環之數。自下往者自上返。如去與歸。所謂无往不復也。六五之來與六二成一卦之往復。而在外爲章。卽昭者也。德用昭垂而照臨于下。猶天之明明在上而昭回于空。照耀于物。地承天德。則所章者生化之功。坤以由下而上。故曰含章明其順承之道。從土之功。震則已得乾之一體。雖六五不戾于坤。而其行當秉于乾。故曰來章明必自上而下。自外而內也。來而章其德。則凡在下在內者皆被其澤。

此以豐之大用在合離日與震雷之功。震之爲用有賴于日。故六五來章實本離日之光。成其雷雨之澤。而電火亦光也。柔之爲明。大則如月。迅則如電。星月電火皆日日有其光。星月爲返照之明。電火爲蒸化之用。以陽阻于陰而後發其光明。如星月受日之陽而返其照。電火因遏于雲中之陽而洩爲光。其爲光不同。爲明則一。此電光返射于天下亦來章也。故來章者返照也。上而照下。外而照內。无所不見。无所不覩。此大明也。而成于柔。孚于坤之元吉。故曰有慶譽吉言。來章之德。有可慶也。有其譽也。慶發于心。譽出諸口。此與各爻之指心與目或手者。其取喻皆自人身切近爲其如人之心。主持大用心。

陽在中如日中天日之中天光无不照心之中身照无不達今六五正位當心之處與六二應而互兌之上爻爲口舌之象是以有慶且有譽也震本離以成雷雨又互兌以爲澤沛恩威兼至仁義同施則其占吉可知矣雖柔主正位失其尊嚴而德著生成足明其大用矣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五居正位動而合于明故有來章之稱陽升陰降果易九五雖孚于乾之正而戾于卦之復上與外卦皆宜自復以與下或內合德豐之六五正以其柔降而合于下之離明故稱

來章來對下卦三章對離明言謂其如月能返日之光以爲天地之明也故釋文不曰來章之吉而與六五者明其主柔道始有之耳柔能御剛六五下與離中相應柔以相從雖戾于卦之正應却孚于坤之全德坤安貞而厚載有廣生之功代終之德此豐之大用實秉坤地之道萬物莫與違則其豐可知正如五穀豐收雖賴天時與人力而實繫于土宜土如不宜雖雨陽時若耕菑不愆亦无所獲今豐二五皆柔已有其土宜而中介兩陽又得大日之功此全卦以豐名而六五有吉慶也釋不及譽者以既有慶自得其譽如有功勞自邀嘉許六五君主之位以柔而稱夷主亦有其賞罰之權陟降之法此慶

譽所自出也。全卦皆以日中有見爲用之不足，獨六五有慶譽，則以柔道勝也。三四兩陽過剛，原如大過不能大用，而以二五兩陰得正，足以劑之于平。此豐之得名而有慶譽之由來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宣聖講義

此豐上六爻辭也。上六爲卦之終，用之極，道之窮，窮則變，故豐者至此變爲歉矣。有吉者至此變爲凶矣。在六二九四皆稱豐其蔀，而上爻曰豐其屋，蔀其家，爲蔀同而爲用不同，其地異也。以蔀之豐而終覆其家屋，是非如前之豐于所生地矣。既由豐蔀而至豐于其屋，蔀

非豐而轉豐其家，由屋言爲豐，由蔀言則已殺傷，是上六之蔀類于枯草，不得稱豐。因蔀之穫而蓋屋多，因屋之覆而成家多，此豐之用已成，其德已盡，其生已終。雖有豐屋之功，而不能若棟梁之耐久。雖有蔀家之果，而非如富潤其屋之可稱。是生之賤者，成用亦賤，物之陋者，所及于人之功亦陋。故蔀其家屋者，雖豐无足稱，而民之居茲屋者，以貧乏之故，不能安居于家。蔀雖能避風雨之害，而人无安居自得之情，爲豐之用已窮，則復見其灾歉之象。此蔀屋猶在，而闕其戶，闐其無人，爲屋固豐，而空室无人，可見其凄苦之景。蓋方爲其生，逃亡在外，不得甯于家耳。家在而惟存其蔀，无人而惟見其戶，此凶歲

流亡之世將何望于豐哉。故曰三歲不覿，謂无見面之日。而凶三歲與坎正同，皆人民離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女離散，骨肉不得聚，村莊家戶荒涼。此豐之終，反爲不堪其苦，則求豐者寧知之乎。愈望其豐而愈見其歉，愈求其安居樂業，愈促其奔走流亡，是誰之咎哉。故上六之凶，乃志于豐之過也。上六柔在上，原與初二反互爲坎，乃有坎坷之趨勢。而自五至初，本互離，上六爲其中爻，則不免離散之悲哀。以豐如日中，日中則昃，以上六正如日昃之離，離坎往來，則其後正猶陷窞之坎矣。其占凶亦理數使然，明之甚者則晦生焉。豐之至者則歉見焉。此豐之後爲旅，以不復家居，同爲羈旅，是先離散其民。

衆而已，亦不免于羈旅之嗟。比離之傷大羣者，大同小異，皆其窮也。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上六豐之極地，豐用已窮，而其志猶未肯降。爻辭豐其屋，言其志在覆，如天之德也。而不及天者，上六爲柔，雖高而不克升，惟下降耳。降則如屋之覆，在天際則如鳥之翔，鳥之翔也，兩翼覆然，亦如屋也。不曰天上，曰天際者，明其可遠而不可高，可進而不可上，遂作天際飛翔也。不稱鳥者，不限于鳥，或並非鳥而能飛者，以其能飛，故曰翔。以其下覆，故曰屋。以其在上而爲柔降，故曰天際。

以其志大而欲陵空。故仍稱豐。豐而爲屋。即大其所覆之意。人之居天地間。上承天之覆。亦猶屋也。天之所覆。雲之所蔽。雷雨之晦明。皆如屋。故爻辭以豐其屋稱。言豐本志升。而上已極。本志大而勢當降。如翔于天際者。終必著于地上也。柔而登天。如小畜之翰音登于天。如漸之鴻漸于陸。皆志上而仍必下。志升而終則降。此豐其屋。雖有如物之覆。實亦一時之翔。雖有天際之觀。實亦如蔀之蔽。故曰豐其屋。蔀其家。家屋亦猶天之下。而其用由大而細。由遠而近。可見上六之豐。乃反于其所志。遂變爲吝。爲歉。而物不得其育。人不得其生。有家而難安居。有覆而不能自憩。于是相率去此。而成流亡之象。逋逃

之情。故爻辭曰闚其戶。闔其無人。釋曰自藏也。藏者匿也。逋逃者不敢自顯。惧有追逐者。而辭意重在不能行。行與藏對。藏者不行。言上六柔降。如明夷先升于天。後入于地。入地即自藏。以其不克本豐之志。成豐之用。赦而自藏。此求豐者反成吝。吝矣。而如翔者自墜。高者自墮。而有家者自亡。有屋者空覆。不復見其功用。則戶內無人。乃相率避遁之意。此豐後爲旅。即遁逃于外。逋于他方。而成旅居耳。故藏字非果匿不見人已也。正如流離之象。逋逃之人。不復坦然行動。傲然出入。如藏逃也。以上六豐極反吝。明至反晦。晦吝之時。將何顯哉。如日之中而昃而昏。且入地也。日之入地。天之入地。天之行也。亦如天際之翔。

雖翔而終下。則所覆者亦隨而失其庇矣。欲不自藏。將誰托乎。故釋文以自字。明其勢。惟有自圖藏蔽而已。此爻之義。與下各爻相戾。而其爲因果。則相應。彖稱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即可知其終之有憂。而无可假借。即可知其日昃之不宜。而必謀自護之策。且門戶任人闚探。家屋無人坐守。其爲亂離之時。流亡之景。可見。以雷火之盛。陽剛太過。一遇變動。離震乃分。故明者不明。動者莫動。遂合全卦而終于自藏。藏則可知其已晦。已不復能行矣。此豐之極大之至。不思其繼。則誰與爲保。如人驕于前者。懦于後。肆于此者。敗于彼。亦理數所必至也。中互大過。宜其鮮終。所謂過猶不及。即繼之以旅。仍未脫大過。

之害。而其志則已小。其行亦已艱。非如豐之初矣。

宗主附注

豐下爲旅。豐旅往來。皆三陽三陰爻。而兩陽在中。互成頤者。恰相對。是豐旅與節渙。更爲一往來。而中介巽兌兩卦。合成六子交錯之象。在上卷頤與大過往來。已明其循環之理。今豐旅皆互大過。渙節皆互頤。是其循環不止二卦已也。而頤爲養正。大過爲過中。兩者相反。猶下經小過與中孚。中孚之反爲小過。實成正反之例。易經除乾坤坎離四正卦外。惟頤中孚大小過四卦。亦爲質卦。質卦者。一卦獨成。不以震與艮。巽與兌。一卦顛倒。即成兩卦也。凡六

十四卦。除質卦外。皆如震艮巽兌。一卦成兩卦。故雖有五十六卦。實只二十八卦。合八質卦。共三十六卦。恰孚周天之數。而上經三十中有乾坤坎離頤大過六質卦。下經三十四中。僅有小過中孚兩質卦。故實成上下平均之數。可見文王分配上下。原无多少也。豐之與旅。與上經噬嗑與賁。爲同體卦。惟易其上下而已。噬嗑與豐。皆震合離。故噬嗑利用獄。明罰勅法。豐亦以刑獄爲重。賁明庶政。毋敢折獄。旅亦曰慎用刑。不留獄。此其用大同。雖上下之位異。而兩卦之情不殊。山火爲賁。火山爲旅。皆離與艮合。而四卦又皆離主之。離明而麗。故四卦有文明之象。附麗之心。而有得有不得。

卷八册

耳。豐之與旅。亦如噬嗑與賁者。一大一細。一合一離。一有集合之情。一成散弱之勢。故賁不可大用。旅亦如之。豐則志于大。務于遠。亦猶噬嗑之得食有合也。盛者必替。强者終弱。故豐後爲旅。傳曰。豐多故也。旅寡親也。今本誤作親寡旅也。多故者不忘故舊。寡親者失其親近。是相反也。多故者多助。故大寡親者寡助。故小。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正豐旅兩卦之別也。推之人事。則豐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旅如紂王。三仁皆離。而稱獨夫。即在合與不合而已。合者火雷合德。不合者山火背明。故豐多故。亦可解爲多事多功。專功之

成。必得大多數人之力也。而寡親者。亦可作難近講。言其時位。或其情性。不許近也。寄于外者曰旅。言无親故。可近之人也。旅之與豐。正如孤之與衆。私之與公。其志既殊。其行不同。豐則有可爲。旅則不可進。故豐亨而志于外。旅小亨則吉在貞。一守一行。一進一退。自成因果也。